

# 行醫五十年的陳進東醫師

■文·陳進傳\*；圖·陳季文

## 一、前言

2006 年適逢陳進東縣長百年冥誕，為緬懷先賢、追念風範，宜蘭縣史館特別舉辦「良醫良相——陳進東先生紀念展」，《宜蘭文獻雜誌》也推出專刊，藉以喚起宜蘭人的共同記憶，重回當時場景，前塵往事，長留去思，不勝感念。

蘭陽平原山明水秀，能人輩出，然眾所推崇，深獲贊譽者，數見不鮮，陳進東即位列其間，這固然由於先生的事功澤被蘭邑，但亦為其待人接物之敦厚至誠所使然。而且從政多年，清廉自持，高風亮節，迄今猶為人稱頌。更可貴的是，懸壺濟世垂逾 50 年，妙手回春，活人無數，直到現在，許多百姓仍印象深刻，道謝不已。先生於醫務之餘，寄情吟詩作對，雅好詩會唱和。因此，蕭獻三品題先生曰：「名醫繼吏兼騷客，三絕才高世幾人。」（註 1）真是至論。

近年來，懷念陳進東的文章已有多篇，但內容失之簡略，無法盡窺先生全貌，尤其行醫部分，更少見論及，即使有也是輕描淡筆。再者，行醫是先生最重要的工作，亦為終身志業，何況，其對醫學理念與治療方法均有獨到之處，值得探討。

約當民國 70 年，因朋友引見，認識先生，承其厚愛，筆者得以經常拜訪並多所請益，對先生的個性、想法與行醫作息，略有知悉。因此，不揣淺陋，試談先生的行醫生涯，以紀念這段緣分，這也是本文草作的另一原因。

## 二、陳進東的醫學教育

人才的培養端賴教育，工作的順利、職場的績效，同樣要靠教育，而醫學素養、病理知識、藥物熟稔須經長期的嚴格訓練，更無庸置疑。陳進東之能行醫 50 年，譽滿蘭

---

\* 嶺東科技大學教授。

陽，背後的基礎，就是良好的醫學教育。

## （一）童年教育

先生本姓江，名通，生於明治 40 年（1907）二月初七日，為宜蘭縣冬山鄉紅水溝人，三歲時送給冬山鄉九份陳振光先生為子嗣，所以從姓陳，改名進東，字南湖。當時正值鼎革之後，日本統治台灣，陳家也發生重大變故，祖父陳輝煌，祖母潘氏、楊氏、林氏，大伯父振田、二伯父振業先後過世，一家盡是孤兒寡婦，由庶祖母劉氏掌理，諾大家業落在一個年僅 30 歲出頭的婦女肩上，照料裡裡外外的進退應對，人情世故（註 2）。在這種改朝換代、社會變遷、家道漸趨沒落的時候，祖母劉氏體認培育子孫勤奮向學，才能光耀門楣、維護家業，所以非常重視教育。

### 1. 羅東公學校

就因祖母劉氏重視教育，於大正 3 年（1914），將陳進東和陳逸松兩個孫子一起送到羅東公學校。為示隆重，家裡特別舉行儀式，陳進東與堂弟跪在大宅的正廳，祭拜關聖帝君、開漳聖王和陳家歷代祖先神位，接著在鞭炮聲中，領受祖母、父親、二嬸等族人的歡送，所雇的長工陳銅銀手提裝文房四寶的籃子（叫「童籃仔」），從南門外步行了約 30 分鐘，浩浩蕩蕩地到達街中央的羅東公學校（今羅東國小）就讀。銅銀的辮子是纏在頭上繞了三、四圈，而兩兄弟的辮子是垂在腦袋後面，三個人都是打著赤腳走路上學。由於陳逸松個子很矮，同學給他取綽號叫「矮仔松」；陳進東是個大塊頭，所以大家叫他「大籬通」（「東」大家都讀做「通」）。就功課而言，逸松倒是挺受注目的，不過也很頑皮（註 3）。

相對來說，陳進東平時很客氣，怕被人罵，所以小孩子讀書時，大家的腳在桌子下踢來踢去，他則「打拚」（拚命）地讀，功課很好。據其回憶，白天到公學校讀書，如果老師批「甲」，他祖母會說：「啊！這扇子，最好。」至於「乙」，則是「鴨母仔」，因「乙」這個字看起來像鴨子，所以用「鴨母仔」來形容。孫子沒有拿「丙」的，所以祖母笑說：「阿通！你都是扇子，沒有鴨母仔。」（註 4）

陳進東在羅東公學校度過六年的時光，因成績不錯，學校生活應該是很快樂的，後

來對學校相當關注與懷念，茲以兩首詩為證：

〈紀念張能旺老前輩捐獻羅東國校地義舉〉

能旺老翁愛後生，開巖獻地不求榮；

今朝校慶應銘記，飲水思源無限情。

〈祝母校羅東國小創校八十二週年校慶〉

校慶聯歡集一堂，雞窗舊友未相忘；

薰陶子弟吾儕賢，繼往開來策自強。(註 5)

此外，陳進東也非常熱心母校羅東國小的相關活動，學校也多方借重其聲望與人脈，如民國 77 年，適逢創校 90 週年校慶，陳進東以抱病之身，仍列名羅東國小校友會兼校慶籌備會的顧問(註 6)。

## 2. 家庭教師

祖母劉氏除讓陳進東白天上正規的公學校外，課後還要讀漢文。因為傳統觀念，學漢文的讀書「囡仔」比較斯文，不會調皮搗亂。甚至有人認為讀「日本冊」(日本書)四、五年了，「籤詩」都看不懂，「過房書」也不會寫，連「田契」(田地買賣契約)亦無法代筆，到底書讀到哪裡去了。對富家望族而言，需要漢文的地方很多，只學日語是不夠用，所以晚上另外學漢文(註 7)。她為求慎重，先到幾處教「漢學仔」的書房查看，發覺光線昏暗，學生的臉色也不太好，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認為不宜到書房讀書，而直接聘請秀才教師到家裡任教。上課期間，夏天時準備白木耳煮蓮子給老師作為點心，冬天則代之以「甜粿」、「菜頭粿」，以示尊敬，並期望老師認真教學。當時和陳進東一起學漢字的有泗滄、逸松、阿養仔等幾位，劉氏則在旁督促甚嚴(註 8)。

接受劉氏的聘請，擔任陳家漢文教席，都是飽學之士。陳進東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是三星的秀才黃熾，他原本在羅東「媽祖宮」(震安宮)教「漢學仔」。員山鄉同樂村的秀才張鏡光，曾是宜蘭「鑑湖堂」和「碧霞宮」的塾師，後也到陳家教課，先後教過陳振光和陳進東父子。還有一位是羅東秀才賴義楨，他認為讀書要瞭解內容，知悉義理，於

是講授註解。宜蘭蘇璧聯秀才，除教導讀書外，還幫忙處理陳家的契約文書與相關事務的工作（註 9）。從背景來看，這幾位西席均為秀才，自有一定的水準。

如上所述，陳進東的童年教育包括日語與漢文，前者奠定到日本唸書的基礎，至於漢文則是提升漢學程度，備為後來研究中醫的伏線。反之，陳進東如無這一段紮實的童年教育與嚴格的語文訓練，怎能培養出中西合璧的精湛醫術，進而開展兼顧中西的醫療理念。

## （二）負笈東瀛

羅東公學校畢業後，陳進東何去何從，成為祖母劉氏的苦惱。她召集一些士紳學究，共同研商，座中有人建議改讀私塾，有人表示可赴台北繼續學業，更有人認為不必再唸書，把花費在讀書的錢拿來購置田產，將來讓陳進東收租，過地主般的生活。但蘇璧聯獨排眾議，強調台灣已被日本佔領，再讀私塾似乎沒有什麼前途，而且看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科技發展、經濟成就與國勢表現，應該送到日本求學，最好能習西醫，將來對鄉梓故里或有裨益。經過蘇秀才這番話，劉氏決定讓陳進東和陳逸松兩兄弟飄洋過海，遠赴日本唸書，這種視野和抉擇，真是令人佩服。不惟如此，劉氏更再三告誡曰：「讓你到日本讀書，是要你學日本人，不是叫你做日本人，不可留居日本，也不可娶日本太太，學成之後立刻返鄉。」（註 10）此外，陳振光的支持也很重要，明治 28 年（1895），日本進入宜蘭時，九份的「義和公館」曾被充作當時日本派駐宜蘭憲兵隊的房舍，以致陳家很早便和日本人有所接觸，後來陳振光又受日本教育，因此也樂見其事（註 11）。

就在此時，陳進東的日本老師佐藤實市要利用暑假帶眷屬回日本岡山老家探親渡假，羅東的大戶人家就請求佐藤帶他們兒子到日本唸書。就這樣陳進東、陳逸松和楊漢川及張正壇、張正琦兄弟於大正 9 年（1920）7 月 20 日跟隨佐藤全家從羅東出發，踏上旅途。行前親友相送，離情依依。陳逸松懷情深刻的回憶說：「我雖然高興能去日本，但心裡實在也有點怕怕，又捨不得離開母親，母親雖然望子成龍，但想到一個 13 歲的小孩，從未遠離家門，此去前途未卜，更不知何日是歸期，也不禁悲從中來，母子相擁而泣。一直到火車載著我們前進，在淚眼婆娑中望著母親、親友們逐漸模糊遠去，整顆

幼小的心靈依然滿佈著濃郁的離愁。」(註 12)

另外一個場面也很神似，即楊肇嘉就少時赴日留學追述，「直到離別的前夕，聽到親生父母以及一直疼愛和關切我的養母聲淚俱下的臨別訓誨時，我才無法抑制那股酸辛難嘗的離別滋味，我的眼睛濕了，眼淚也滴了下來，嘴裡卻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所會的只是用衣袖顫抖地揩揩眼，抽搐著點點頭，表示我一定會聽從他們的教訓。」(註 13)此情此景應該同樣襲滿當時陳進東的純潔心靈，這般年紀就要遠離家門、遠渡重洋，實在不忍，當時陳進東應該如同楊肇嘉，抽搐著點點頭，表示願意聽從長輩的教訓。這個聽從，影響其日後在日本的學習與抉擇。

### 1. 從師範附小到京都三高

早期台灣學生很少留學日本，如有則大多經由台灣各地的日籍地方長官或老師介紹，寄宿在日本當地的名士家中(註 14)。因此，陳進東一行五人到岡山後亦不例外，透過佐藤的安排，寄居高原家裡，兄弟二人住在對面一個三塊榻榻米大的房間，臥室兼書房，顯得十分擁擠，共蝸居了四年。

陳家兄弟在羅東公學校已讀到高等科一年級第一學期，到岡山後，接續課程，被編入第二學期。朝會時，小野正雄校長上台訓話，特加介紹，說這二位陳君兄弟，「遠離父母，從遙遠的台灣專程來我們岡山師範附小就讀。從此以後，你們要和他們相親相愛，做好朋友，大家一起用功讀書；同時我也請求各位老師、職員先生，多關懷他們，多照顧他們，這是我做校長的心願，謹此拜託。」這一席話，讓兄弟倆非常感激。任課老師兒島面帶笑容，教學認真，每天從早到晚親自講授，目的就是要學生通過次年三月的中等學校入學考試，在緊張氣氛的感受下，認為如考不上中學，那真無顏見江東父老，所以二人對功課都不敢掉以輕心，全力以赴。勤學的結果，兄弟均順利考上，成為岡山二中第一屆的學生。直到今天，岡山政界的重要人士，很多就出自此校。

岡山二中的管理和學科要求都很嚴格，師資也是上選。大正 12 年(1923)春天，高原家離開岡山，搬到名古屋，而且所住小房屋不敷使用，加上為上學方便，陳進東與陳逸松分別在學校附近找到「貸間」(租房)，各自獨立生活。

那時日本要讀帝國大學唯一的方式是先上高等學校，此外幾乎別無他途，而當時全國只有八所高等學校：一高東京、二高仙台、三高京都、四高金澤、五高熊本、六高岡山、七高鹿兒島、八高名古屋。直到大正 15 年（1926）以後，其他高等學校才漸次設立。其考試科目份量之重與程度之難，對 17 歲的中學生來說，確是一大負擔。總之，中學時代在學校嚴格管理和要求下，功課至上，考試第一，全力拚升學。昭和 3 年（1928）3 月中旬舉行入學考試，結果岡山二中學生大部分錄取岡山六高，但陳進東卻獨自兒跑去京都考取三高（註 15）。兄弟倆從此結束同校同學生涯，分隔二地，各自向學，邁進新的里程。

## 2. 京都三高

京都第三高等學校的前身是明治 2 年（1869）的「舍密局」，後經多次改制而成，是日本最早創設的理科學校。明治初期，日本政府除了積極派遣學生到海外學習西方科學，同時也從國外聘請教師開講醫學、理化學、鑛學、機械學以及語言學，推展現代教育事要。陳進東是於昭和 3 年（1928）考進京都三高，理科乙班，在校勤奮好學，留下深刻與美好的回憶，筆者曾聽他提過就讀三高的情形。陳進東為重拾這段往日情景，特於昭和 58 年（1983）5 月，高齡 77 歲，不辭辛苦的回到三高，參加創立 115 年記念大會（註 16）。這分縈繫母校的精神，令人感動。

## 3. 長崎醫科大學

京都高等學校即將畢業時，陳進東面臨升學的抉擇，到哪裡就讀？報考何校？唸什麼科系？在在都是問題，難下定論。再者，個人隻身異域，舉目無親，亦無從找人商量。煩惱之餘，自然浮上家鄉情懷，以家裡為基點，作為思考的依歸，衡量未來的行止，最後選擇進長崎醫科大學。關於這個問題，醫科出身的陳虞恒曾聽過其父親的回憶，而有很好的描述。曰：

家裡一切都是祖媽劉氏掌管，她強調到日本唸書，是學日本人，不可做日本人，畢業以後，也不要再在政府機關工作，替日本人做事，所以只能學醫或學農。然而家裡田地很多，耕作經營已很順手，似乎不用特別研究，看來學醫比較妥當，替

人治病，保護生命，也是功德。父親沒有特別意見，就接受阿媽的看法，選讀醫科。至於學校問題，父親認為最好當然是東京帝國大學，但競爭太激烈，沒有十足把握，因而不去報名。另外又想到家裡的親人，從東京坐船回台灣，航行約半個月，如從南邊出發，離台灣較近，既縮短船期，可延後出門，提早到家，且能減輕船上顛波勞苦，所以專程南下，投考長崎醫科大學，何況這所學校也頗富盛譽。（註 17）

此外，陳進東 13 歲，農曆七月中元節時，被鄰童驚嚇後，引起一種怪病，發熱昏睡，祖母和父母問神請佛，延醫診治經月，始漸痊癒。遇此重症，感受深刻，這可能激發陳進東學醫的念頭，而為進長崎醫科大學的可能理由（註 18）。

長崎醫科大學歷史悠久，辦學卓越，享譽日本醫界。日本元龜 2 年（1571），長崎開港，西洋醫術經葡萄牙人首次傳入，後日本禁止葡人上岸，荷蘭由是取代通商，也帶來進步的醫學，且傳授日人。文久元年（1861）日本幕府在長崎設立醫學所與學問所，斯為長崎醫科大學的濫觴。明治元年（1868）易名長崎府醫學校；4 年（1871）移交文部省管轄，變稱長崎醫學校；12 年，改作縣立，並有醫院為其附屬，以充實學生實習；20 年，廢止醫學校，另設第五高等中學校醫學部，並接收醫學校的校舍，設備與圖書等；34 年，醫學部獨立，改稱長崎醫學專門學校；大正 12 年（1923），升格長崎醫科大學，且將縣立醫院納作附屬醫院（註 19）。其間經數度變革，培養醫生無數，台灣亦有多位醫生出自該校。

陳進東在長崎醫科大學期間勤奮讀書、認真學習，就此而言，同樣是學醫的陳季文有所說明：

父親在日本長崎大學習醫，原本要從事眼科，他大學的筆記真的很漂亮，我看了非常感動，有「解剖學」、「生理學」等筆記，其中也有畫圖。我現在看了，都認為我自己也沒辦法把筆記做得那麼好，好幾十年的筆記都有從日本寄回來，真的很難得。他的這些筆記，比家裡其他的收藏品更讓我感動。此外，以這些筆記來看，我覺得他在學習知識方面有特殊的能力，而且也很用心，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聽父親說，日本教授對他非常好，不因為台灣來的學生而看不起他，或是差

別待遇，如果有好的表現，一樣都會誇獎。在成績方面當然都沒有問題。課業外，父親也參加籃球、桌球、弓箭的社團，當上籃球、桌球的校隊。在長崎大學畢業紀念冊上有他射弓箭的照片，顯得閑靜優雅。他認為射弓箭是一種很好的君子運動，目標靜靜地擺在前面，若射不到目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能賴在別人身上。所以他認為要求要從自己開始，看自己的心情，有問題就要調整自己，不是調整別人。（註 20）

此外，陳季文又提出佐證，「我聽一位表哥說，我爸爸在長崎大學的成績，非常的好。」（註 21）曾追隨陳進東多年的陳長城也說：「陳進東先生從日本放假回來，都會帶各種的獎狀回來，日本叫做什麼什麼賞。他的爸爸就把這些『賞』掛在大廳裡。他說，不要啦！這樣就像我們學校的佈告欄。」（註 22）這段話可能是閒談中陳長城聽陳進東提過，可作為陳進東優秀成績的旁證。

令人好奇的是，何以陳進東專攻婦產科？過程有些曲折，亦饒興味，也藉此看出陳進東十分聽從長輩的教誨。關於個中情結，陳季文有生動的描述：

他在大學本來專攻眼科，而且眼科指導教授也很欣賞他，所以畢業前，教授希望他能留下來擔任「助手」的工作，畢業後，教授確實發給他助手的聘書，而且也有薪水可領。以畢業生的身分能夠得教授的賞識，並取得這樣的資格真是天大的殊榮（他一輩子最引以為豪的事情之一），所以他覺得很有成就感。他把這個聘書拿回台灣炫耀給我外公看看他的成就，但是卻被我外公潑了冷水。當時在宜蘭生孩子難產的事情很多，這個有關生命的事情，實在比治療眼睛更重要。「青盲」（視障）還可以吃還可以睡，但生產若不順利，媽媽危險，孩子也保不住，所以外公叫父親回日本把聘書退回給教授，看看能不能改學婦產科。當時父親左右為難，外公說，就照著你心裡所想的，實實在在說給教授聽，能不能接受沒關係。父親回到日本後，告訴眼科教授，教授能夠諒解，收回眼科助手聘書後，還特意另外介紹婦產科教授給我爸爸認識。但是父親告訴婦產科教授說，希望一年的時間就要回家鄉。所以日夜的學習持續一年，然後再回羅東（他一輩子最銘記於心，感謝恩師的事情之一），常掛在口中的一句話：「沒有人家的同情，自己再多厲害



也沒用」，就是回顧長崎大學畢業時的情境，如果沒有眼科教授的寬容與諒解，父親一生的遭遇可能完全改觀。這裡所謂的同情意指同理心，而非悲傷憐惜。（註 23）

這段話可作如下解讀：

1. 陳進東已在四年內修畢眼科的學程。
2. 學業表現甚佳，教授非常欣賞，有意栽培。
3. 聽從未來岳父的勸告，改唸婦產科，顯見尊重長輩的美德。
4. 重回學校，以一年時間研習婦科。
5. 在大學讀五年，完成眼科與婦科的訓練，應是長崎醫科大學少見的例外。
6. 接受正規而廣博的醫學教育，且通曉兩科，具備日後各科全能的基礎。

由於陳進東在長崎醫科大學有如此美好的研讀過程，畢業後雖返鄉開業，但仍很懷念過去這段學涯生活，甚至傷悼昔時的筆硯同窗。詩曰：

長崎原子爆成災，多少同窗化劫灰；  
暮日秋風吟古寺，淨心追悼故人來。（註 24）

再方面，則與學校方面頗有聯絡互動，用慰情懷，如〈賦呈長崎大學學長〉曰：

屋樑皓月動遐思，今日相逢喜可知；  
語短情長忘夜冷，離多聚少惹神馳。  
滄桑閱歷身仍健，人海浮沈鬢已絲；  
留取他年傳韻事，一杯一字賦成詩。（註 25）

### （三）自學中醫

中國傳統社會，自古以來就已形成一套中醫體系，至今部分大學醫學院設有中醫學系、政府舉行中醫師檢定考試，街頭巷尾多的是中醫診所與中藥店，進補的觀念亦深受大眾的認同。日本對中國醫藥也很重視，並加以實驗研究，已得到若干成果，稱之為漢方醫學。可見中醫的具體療效，已是不爭的事實。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早就有多種文字的譯本，即為最佳的註腳。這種肯定中醫理論，並實際用在臨床治療，陳進東算是重

要的先驅者之一，接受嚴格西醫訓練的他，卻轉而研究中醫，值得探討。

## 1. 漢學深厚

中國醫學內容豐富，各科完備，世出名醫，代有專著，這些歧黃典籍除醫藥理論外，辭章也很深奧，若古文程度不佳，實在難以理解。

如前所述，陳進東童年時，在祖母的督促下，跟隨秀才學習漢文，已奠定根基。公學校畢業後，雖負笈東瀛，但每年放假返鄉，還是很謙虛地向老師請教，祖母劉氏就會問今天要去跟哪位老師讀書。陳進東則一邊請教老師，一邊描述日本情形。所以每年端午節過後，這些老師碰到「三少爺」（陳振光）時，常順口問說：「少爺，你的孩子回來沒有？有空來這裡討論學問。」經過這樣認真學習，漢文程度已具水準（註 26）。後來陳進東以 37 歲的年齡，接到日政當局的通知，即將前往南洋充任軍醫，頓覺此去凶多吉少，而且戰地氣氛又不同，如要寫日記或招來橫禍，於是靈機一動，改用詩作代替日記，既能記事言志，又可免文字賈禍。因而聘請李望洋舉人之公子李先麟為師，潛心研究詩學，推敲思索遣詞覓句，半年工夫，先生國學素養大為增進。三年充軍南洋，孑然一身，惟攜回滿囊詩稿，字字珠璣，擲地有聲（註 27）。有此造詣，閱讀古籍當無問題。

更可貴的是，陳進東因而養成讀書習慣，經常手不釋卷。充軍南洋，雖烽火連天，局勢緊張，仍埋首《楚辭》。〈漫詠〉曰：

之無文思暢狂歌，暗把幽懷弔汨羅；綠鬢當年懷濟世，白衣垂老任奔波。

志違猶喜邀詩酒，道遠更悲詠女蘿；禿筆孤燈風雨夜，戰雲深處讀離騷。（註 28）

不惟如此，更以「讀書人」自居，〈春日漫詠〉詩曰：

自將翰墨戲風塵，倚馬敲詩獨養神；花月有情誰共賞，機關多設熟堪親。

吟山詠水心仍壯，逆受盲從志未伸；投筆天涯成底事，彼養豈負讀書人。（註 29）

後來因案坐牢，雖感冤曲，仍讀書如故，詩曰：

獄底躬休日一餐，觀今撫昔把書看；

論切幾許垂青史，誰及嚴陵一釣竿。（註 30）

陳進東因醫術高超，病患滿屋，忙碌異常，但晚間休診後，還是抱著書本，詩曰：

挑燈夜讀感悠然，莫笑無心理舊箋；

記取有朋吟一句，故鄉明月待團圓。(註 31)

最能道盡陳進東讀書的興味與心境的，就是〈讀書樂〉一詩，曰：

千篇誦罷情無限，萬卷翻來興滿胸；

悟道修身歸一語，文章道德自中庸。(註 32)

陳進東女兒陳淑華貼身觀察的說：「爸爸他很好學，而且思想很前進，他看了很多書。他給我們很大的遺產是我們很喜歡讀書，他的書房都是書，整個大廳也都是書，如果你常和書在一起，自然就會去讀書，這是一種無形的薰陶。他的書包括天文地理，他對各方面都很好奇。至於外文的書籍包括德文的，日文的就不用講了，漢文的書也很多。」

(註 33) 就筆者所知，陳進東的中文典籍有四史、十三經、諸子及 40 冊的金陵叢書、70 餘冊的道藏精華等，有此套書，滿室書香，當可想見。

作為一個醫師，既愛好吟詩作對，又喜歡閱讀古書，很自然的會注意到古書中的醫藥典籍。何況傳統文人多少都懂些岐黃之術，過去的醫生也率多由讀書人出任，就某種意義而言，醫和儒是相通的。因此，陳進東深厚的國學修養，轉而研究中醫，是順理成章的事。

## 2. 自學過程

陳進東自學中醫的過程，並非刻意由中醫師調教，或在藥房見習，而是自我成長，無師自通，終其一生，都為中醫的探討而努力。

當陳進東自日回台過暑假，向老師請教漢學問題時，有的老師順道建議他要學漢醫，就是「望、聞、問、切」。一個病患進來，要如何觀察他的病情，第一是望，看他情形；第二是聞，如有口臭代表火氣大；問是提問哪裡不舒服；切是把脈。此時他才知道漢醫也有這種治療病情的方法。此外，陳進東也回憶張鏡光秀才教他看面相看人的方法，說：「清朝時考秀才，評審官在點名時會用『日、月、用、氣』四個字評斷考生。例如：這個人長得矮矮胖胖，則在『日』字上打✓；『月』字則是人長得瘦瘦高高；若又矮又胖，就在『用』字打✓；生得歪歪斜斜，就在『氣』字打✓。若被在『氣』字打✓，

那麼想考上就很難了。」從張鏡光處，陳進東學到漢醫的知識，並加活用，後來也會以漢醫方法為人看病（註 34）。因此，陳進東還在學生時代，受漢文老師的啓發，對中醫已留下印象，並有所期待。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對台灣的控制益趨嚴厲，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實行改姓名措施。陳進東成爲著名醫生後，日本當局要他配合，陳進東不爲所動，說什麼也不肯改名，當局遂惱羞成怒，徵召他爲海軍軍醫，遠遣菲律賓服役（隸屬比島派遣威 2944 部隊，宇下部隊楠田隊，時爲昭和 19 年〔1944〕2 月 19 日）。以婦產科名醫調爲軍醫，街頭傳爲笑談，此乃不改姓名惹的禍（註 35）。好在陳進東頭腦靈活，知識甚廣，又喜歡讀書，所以中醫理論、草藥方面懂得很多，海外戰傷補給困難，藥物缺乏，只得應用當地草藥給軍人治病。簡言之，他們拉肚子、受傷、感冒、發燒等病痛，大多都依賴就地取材的草藥（註 36）。

這種醫藥缺乏，利用草藥的情形，陳進東的詩有深刻的描述。〈月夜漫吟〉提及：「樵薪採藥山巔去，日日尋幽謝世緣。」〈遁隱山中〉說到：「雲中採藥忘歸思，隴上敲詩慰客愁；藉得偷閒拋日月，渾如仗劍學仙修。」〈早起〉則曰：「牽羊漫步青山秀，採藥偏懷壯士傷。」（註 37）另有一詩〈山中採藥〉，顧名思義，更爲明確。詩曰：

竹窗籐榻伴雲栖，紫谷欒陰曲徑迷；草木時來生氣壯，關山路遙夕陽低。

吟心未死尋風月，客恨無端羨阮籍；耳目關懷唯故國，提籃採藥步東西。（註 38）

陳進東雖爲軍醫，自己生病，同樣無藥可治，還是借重草藥，〈失糧致病〉曰：

嚼根咬葉汁充飢，愧我懸壺今自醫；托足伊吹風火盛，細辛遠志煮桑皮。（註 39）

這些詩句充分顯示陳進東對中醫的理解與草藥的知識，已臻成熟的地步，並具療效的水準，否則怎能上山採藥，診治病患。

這段學習中醫肯定療效的心路歷程，陳進東有極佳的自白：

學成回國之後，即在故鄉羅東行醫，專治婦科內科。卅餘年來，門前不掛招牌，不作自我宣傳，而求診者踵趾相接，每日不下二、三百人。暇時研習中醫，瀏覽群書，融會貫通，而於切脈尤具心得，臨床診治，中西雙管齊下，每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註 40）

### 三、行醫生涯

昭和 9 年 (1934)，陳進東畢業返鄉，回到羅東，開始行醫，懸壺濟世，適值 28 歲，直到民國 74 年，時年 79 歲，因中風臥病，才停止看診，總共執業逾 50 年。在此半世紀的醫療生涯中，初是小鎮醫生，後成蘭陽聖手，原習眼、婦兩科，卻是兼治各科，因而建立良好口碑，博得社會贊譽。更可貴的是，融會中西醫學，獨創診斷方式，研發靈芝，在臨床治療堪稱別出新意，海內外亦交相請益。

#### (一) 跟隨岳父

影響陳進東行醫最深的，應屬岳父林捷龍。林捷龍不僅有女林桂靜嫁給他，而且規勸陳進東改習婦產科，使其開擴醫學領域。接著又將陳進東安置在自己開設的醫院，一方面就近照顧，再方面增強門診服務，三方面則培養陳進東的臨床能力。

林捷龍，苗栗縣公館鄉人，生於光緒 13 年 (1887)，卒於昭和 13 年 (1938)，享年 52 歲。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起初任職淡水馬偕醫院，經該醫院提議羅東地區衛生醫療落後，至今仍無西醫進駐，於是決定來到羅東。先是受聘為公醫，不久即在今震安宮媽祖廟後，今中正街與民族路十字街口西南側，創建「大同醫院」。平日林醫生為人治病，如須外診，乃乘坐轎子出外看診，足跡遍布溪南各地，遠至蘇澳、五結、三星、冬山等地，他都不辭辛勞，親自往診。外科診斷一般為人臨盆，農人被牛角刺傷或農事傷害等，特別是孕婦生產，以往小孩斷肚臍，由於剪刀沒有消毒，衛生不佳，常有破傷風發生，自大同醫院成立後，情況大有改善 (註 41)。可見林捷龍在羅東行醫，不僅是第一位西醫，而且樂意出外看診，更是造福病患。

陳進東先在岳父的醫院工作，以累積經驗，增長閱歷。這一段實習情形，陳季文的敘述如下：

父親自日本回來後，便在外公開設的醫院擔任助手。父親則負責下午和晚上的看診時間。然而，當時醫生缺乏，除婦產科外，其他病患也都有看，例如：小兒科、內科，除外科外，什麼都看。以我外公留下來的醫療器材來看，甚至連拔牙的工

作都做，以我是牙科醫師的經驗，一看就知道那是牙科拔牙用的鉗子。(註 42)

陳進東一直留在大同醫院，及至昭和 13 年（1938），岳父過逝，始接任醫院，繼續看診，次年，才獨立開業。

## （二）自行開業

林捷龍的大同醫院自從留日女婿陳進東加入，陣容加強，患者更多，營收益為豐厚。而陳振光是大地主，經濟之富裕，無庸置疑，兩位親家關係密切，互動良好，遂於昭和 12 年（1937）合購日本小學校的校地，因小學校要遷移，原址準備出售。這塊地原是墳地兼日人治台後的剖人堀，無人敢買的賤地，因此，他們以很低的價格購買東側部分。不久就整地興建陳、林二座二層樓宅，中間隔一小巷並列向東，前有庭院，面臨中正街，北邊的陳宅先建，後即陳進東的大同醫院院址兼住所（後來的縣長公館）。

昭和 14 年（1939）春，新居落成，陳進東就在此行醫創業，仍沿用大同醫院名稱。開幕之時，羅東士紳賀客盈門，大家向其父祝賀，並說：「少爺（陳振光）！恭喜發財，水道水（自來水）賣有錢，亞（阿）通真行。」陳振光滿臉笑容說：「感謝大家，發財不敢當，我是希望亞通將來在地方多做一些善事，做個好人。」後來陳進東行醫，凡貧苦的病患或佃農，都給予優待，以符合他父親樂善好施的願望，也造成他後來熱心地方公益，贊助各項活動（註 43）。

陳進東原來在大同醫院協助看診，何以四年後就自立開業，可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岳父林捷龍已於新居落成的前一年過世，女婿畢竟是外人，總不好一直掌管岳父遺留的醫院。其二，陳家也是羅東富甲一方的望族，新蓋的樓房已經完成，適合醫院使用，不宜再用岳父的院所，以免惹人閒話，且也非長久之計。其三，林捷龍學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陳進東是長崎醫科大學畢業，二人的教育環境與時代背景不盡相同，在知識、方法和觀念上難免會有差異，因而有意創業，應屬合理。

陳進東開業後，仍掛名大同醫院，其所以如此，一者感念岳父多年來的照顧與幫助，二者大同醫院已有口碑，三者無人繼承大同醫院的名稱，四者不必費心另外取名。後來陳進東長子陳虞恒醫師，在日本長崎成立醫療法人大同會，設有整形外科醫院。因此，

林捷龍、陳進東、陳虞恒三代醫院，雖各自開設，甚至遠在國外，然均以「大同」為名，其傳承相續的精神與仁心濟世的情懷，一以貫之，自然流露。要之，「大同」二字已成陳家的標記。

大同醫院初開張時，因資金無虞，各項設備相當齊全，計有診療室、候診室、注射室、醫藥室、手術室、X光室，醫院的後院另建有一棟一樓的病房，內設 10 個隔間，各有二個病床共計 20 張床位，病房的盡頭還附有廚房及浴室，可供家屬方便使用（註 44），為當時宜蘭地區最大的私人醫院。相對而言，民國 41 年底，聖母醫院還是只有 12 張病床的小醫院；而許文政創建的博愛醫院，則是民國 44 年以後的事（註 45）。

### （三）醫療情形

醫生看診的當然是病患，只是大部分醫師因未遭變局與事故，過著安穩的生活，其醫治對象較為固定，沒有多大的易動。陳進東則不同，他處在不同的政權，鼎革之初，情勢混亂，經歷許多境遇，因而擴大醫療層面，面臨各種患者。

1. 一般病患：絕大多數的醫生就是在診所或醫院等待門診的病患，陳進東亦復如此。剛從日本歸國時，在岳父林捷龍的醫院服務，不久自行開業，前後共逾 50 年，由於醫術良好，頗有聲譽，以致病患無數。其一，遠從外縣市慕名前來求診；其二，有的患者自小到大，只要有病就找陳進東看；其三，部分家庭三代，甚至四代都是到大同醫院治療；其四，少數家族的所有成員就是相信陳進東的技術；其五，陳進東是地方士紳望族，親戚朋友很多，成為基本客源，甚至其子女的同學也來掛號。因此，大同醫院經常是擁擠人滿，長期累積下來，真是不可勝數。放眼宜蘭，診治病患人數與次數之多，要超過陳進東，大概鳳毛麟角。

2. 出診：早期診所很少，醫生不足，交通又不方便，偏遠地區更是嚴重，所以醫生有時會外出看診，陳進東就常出診，服務病患，有時自己前往，有時護士隨行，有時全家跟從，當做郊遊訪友。陳淑華與陳淑娟追憶此事，充滿快樂與溫馨：

爸爸「往診」（出外看診）時，有時候我們全家也會一起去。譬如：南方澳、北方澳等地，我也有同學住在那裡，一個禮拜或多久時間，有人生病時，爸爸有車

也有司機，坐著車子，帶著護士，媽媽以及我們這些「毛毛頭」（小孩子）全家出動，一方面看病人，一方面順便郊遊。事實上，當時交通不方便，他們要出來看病很麻煩。爸爸隔一段時間去「往診」，拿了藥後，給人方便，因為有認識也會拜託爸爸去「往診」，何況爸爸也很喜歡出去。

看完病後，他們也會煮一桌的飯菜請我們吃。那時候，病人和醫生的關係很親近，都是自己人一樣，變成是「家庭醫師」。(註 46)

3. 原住民：原住民住在大同或南澳，他們大多進出羅東，而為大同醫院的病患，但有趣的是，這些泰雅人很喜歡給陳進東診治。揆其原因：其一，原住民不會講台灣話，國語也欠佳，卻會說日語，從彼此對話中，原住民的樂觀嘻笑，使氣氛輕鬆親切，感情就很熱絡。其二，原住民看完病後說：「せんせい おかねないよ」(醫生，沒有錢啊!)，陳進東說：「啊！看你好像たくさん あるだな」(很有錢的樣子)，「ないだ ないだ」(沒有啦！沒有啦!)「好啦！好啦！」結果陳進東就在處方箋上寫著不用錢的記號。其三，陳輝煌的大老婆就是大同鄉的泰雅人，有原住民來給他看病，他問說「你住哪裡？」對方答寒溪，「喔！寒溪，おばあさん(祖母)も(也)寒溪」(我的祖母也是寒溪人)。原住民雖半信半疑，但已拉近關係(註 47)。因此，原住民給陳進東看病的，一個傳一個，實在很特殊。

4. 土官兵：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徵兵調赴南洋，陳進東因不響應政策，刻意被派到菲律賓，所醫治的對象已非社會民眾，而是日本和台籍官兵。如〈除夜漫詠〉曰：「懸壺萬里服戎機，目擊天涯歲欲除；兩載干戈迷海島，一年鞭馬隔鄉閭。」〈漫詠〉詩也提及：「關懷將士施湯藥，牧得牛羊供菜蔬；每掘塹壕歌擊壤，遙思鼓腹傲朝曦。」(註 48)

陳進東在戰地任職軍醫，救治傷患，因醫術高明，照顧周到，深得贊佩。在南洋服役時，陳進東常常利用職務之便，救助在日軍奴役下的苦難同胞。曾有一次，略施小計保住二位病患同胞的命，使其免遭槍決。民國 53 年，其中一位名叫許阿火，還遠自高雄鄉間來看他，深表感謝，相談甚歡(註 49)。由於醫師具專業知識，人數又少，一般不會遠調南洋服役，陳進東因情況特殊，才有這般與眾不同的行醫經驗。



5. 囚犯：醫生只要正常執業，基本上應無牢獄之災。但陳進東例外，因佃農李家成案及政治因素的影響，遭法院判刑確定，關入宜蘭監獄。當時百廢待舉，條件不足，陳進東在監牢裡，遇有獄友患病，因特約獄醫治不好，經他挺身施救，居然回春復原，無形中成爲無記名的特約獄醫，其病患竟然包括囚犯，這種際遇多年後仍爲他津津樂道(註 50)。

6. 議員與官員：縣內以醫師榮膺百里候的僅陳進東，前此也當上副議長和議長，其所服務的病患族群擴及議員，因全體縣議員以及眷屬，如有傷風感冒或任何不適，一到縣長的家，都可獲得免費優待就醫，故政治公保醫院之說，遂不脛而走(註 51)。此外，筆者曾聽陳進東述說，任公職期間，與各級政府官員互動時，遇有身體不適者，隨即發揮醫生的本能，告知病況並囑咐多加留意。甚至有些上級要員，還曾服用過陳進東的藥物及靈芝水。

至於陳進東的收費情形，也饒有興味，值得提敘。他本著儒家情懷，仁心悲憫，不計較藥貴，貧困者免收。劉淑靜說：

我記得當時有位小孩罹患腦膜炎住院一個月，家裡窮，便向「先生娘」說：「先生娘，真歹勢(不好意思)，醫藥費籌不出來。」「沒關係！沒關係！病好才重要。」家人覺得沒有希望，要帶孩子回家，就說「我們先回家，醫藥費再慢慢還。」先生娘要他們繼續住下來，但他們覺得不好意思。結果，隔了二、三個月後，這位小孩在家人帶領下又回來給先生看。病好了。但我想應該是之前在這裡治療一段時間後，病情好轉，但因營養不良，回家後慢慢調養病就好起來了。至於醫藥費，先生娘是沒有跟他拿啦！（註 52）

醫治二、三個月後，念在生活窮困，分文不取，可謂宅心仁厚。陳淑華也有一段追憶。曰：

當時看病，有些人沒錢來看病，有時候爸爸也會問他有錢沒錢，然後再做個記號。例如：沒錢的人就寫著「無料」（日文漢字，免費的意思，或者是「はんがく」，日文漢字爲半額，半價的意思）。一般都是免費或半價，沒有七五折的。在處方箋上寫著這些字。我們親戚很多，親戚就不用錢，先生若不知道時，「先生娘」

也會提醒要不要免費。至於同學或朋友，只要表明身分，也可以半價或免費。(註 53)

#### (四) 醫療技術

醫生除醫德外，更重要的是醫術，只要技術高超，治療有效，藥到病除，必定聲譽遠播，佳評如潮，成爲名醫。陳進東就是一位典範，其受到稱贊的方式又可分書信、口述、文章三種。先提書信，有一同在南洋服役的伙伴，得到陳進東的照顧，返台後，經多年探聽，知其僻在羅東行醫，特修書曰：

茲三十外年前，吾在馬尼拉「キヤビテ」海軍醫病院入院之時，有受著陳大夫愛顧，感恩不盡，念在神馳不忘耶。又親眼看見陳大夫捨身救人，夜間消燈後，陳大夫護身秘方，不顧一切將自己秘方帶去絕症（コレラ，瘧疾）之病室，乎患者服食，救了數十人平安回台。陳大夫如神醫，有守醫德，捨己利人，天下間無過第二人。真是苦口婆心，醫德人格超凡，真是菩薩心腸、佛心耶。自吾今年 68 歲，有此兩眼未有見之，以後三十外年，時祥（常）記在心頭，念念不已矣。(註 54)

次說口述，筆者聽過很多人提及，因病情嚴重，到大同醫院求診而復原的情形，至今猶感激不已。爰舉一例，以概其餘，今年 52 歲，住在羅東的陳月娥說：

以前我身體比較差，28 年前懷孕時，在別家西醫院看診，醫生認爲胎兒已無生命跡象。我聽後嚇壞了，非常憂心，接受別人建議，給陳進東看，他把脈後，就說你身體虛弱，胎兒還有心跳，回去好好調養，應該沒有問題，我才覺得心安。這胎兒現已長大成人，非常健康，真是感謝。(註 55)

後言文章，姚漢秋曾親臨醫院，看到門診情形，特加記述：

陳老先生醫術精湛，在本省北部知名遐邇，當他擔任縣長時，曾將醫師執照取銷，可是多數患者仍舊要求治療，他爲服務縣民，便利用公餘之暇到醫院診病；未能及時診療的患者往往久久不願離去，曾有自上午十時，一直等到下午他下班，有七、八小時的記錄；如非醫術高明，曷克臻此。(註 56)

病患如此稱贊陳進東，最重要原因是他們經過治療後有顯著改善。再方面驚異陳進東明明是西醫，怎麼不用聽筒，以把脈爲之，感受到中醫的親切與熟悉。另方面則認爲陳進東好像什麼病都懂，也都能治，因而產生敬仰的心理。以下就這兩項試加討論。

其一，中西並用：據陳進東的說法，他以弱冠之齡，負笈東瀛，初訝於生、光、化、電之新奇，驚慕不已，繼則受西方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的洗禮，獲益良深。後進長崎醫科大學，接受正規嚴格的醫學教育與醫科訓練，知曉醫學的精博與堂奧。回國後，即懸壺行醫，執業之餘，繼續探求醫學，研究治病。其間因戰爭爆發，被徵調南洋，充任軍醫，因受到設備不足，醫藥匱乏的困境，面對傷兵病患，既苦於無米之炊，而體認醫療技術仍有待改進，於是想到從中國醫藥尋覓解決，找出活路。經多年的沈潛浸淫，醫理比較，覺得中醫亦有可取之處，足堪借重與發揚，因而將中西醫學融會貫通，並相互應用在實際治療上。

大同醫院護士劉淑靜和陳淑娟親身所見，說出中西醫並用，且具療效的情形。

劉淑靜：她（病患）說：「先生（陳進東）！我真痛苦。」先生就爲她把脈，她想要描述她的狀況，先生叫她安靜，因爲把脈時要靜下來做判斷。過一會兒，先生就按她的腳後跟，她就叫出：「啊！真痛！」先生就問她說：「妳是不是流血流很多。」她說：「是啊！剛才我要講，你叫我安靜。」我那時候才十幾歲，心裡就想著：「人家尙未講，先生怎麼會知道？」先生就跟她說：「等一下打針，回家後吃個豬血湯什麼的。」意思是子宮收縮不好，月經來了十幾天，尤其是昨天流血更多，使她很痛苦。那時候，我只認爲先生本來就這樣子看病，並沒有什麼。後來我到大醫院工作後，很多醫生不是這樣判斷的，而是利用超音波啦！不是把脈、不是按腳後跟，按腳後跟會有什麼意義呢？所以，我覺得先生有他真神奇的地方。

這就是中西醫並用啦！（註 57）

其二，雜菜麵醫師：早期鄉間開業行醫時，因醫師缺乏，診所很少，而且病人也不知道各科情形，只要身體疼痛，別無選擇，就向那僅有的醫院掛號，造成來者不拒，醫生除本科專業外，其他各科則邊學習邊看診，到後來幾乎每科都治，成爲全能醫師。誠

如自稱「大全科醫師」的吳平城所述：

我在醫院的招牌上勉強寫了內科、小兒科、外科、眼科，自己知道已經太多了，但事實上後來什麼科都會來，婦產科、皮膚科、耳鼻喉科，甚至連精神科，來者不能拒，通通要看。在草地當開業醫師，每天一睜眼、一開門，幾乎就是要面對不可知的狀況和挑戰。比方說，小孩頑皮，不小心把米粒塞入鼻腔深處；鄉下蟲多，也有小蟲飛入耳朵跑不出來的；或者魚刺卡在喉嚨的；無奇不有，患者自己沒辦法處理，樣樣都會找上門。（註 58）

陳進東在羅東看診的情形亦不遑多讓，其兒女與護士的回憶，都說婦產科自不在話下，其他講得出來的各科也都要診治，總不能看著病患痛苦的表情而見死不救。更妙的是，陳進東不僅博通西醫各科，並且研究中醫，因而中西醫同時診斷、同時下藥，連靈芝也派上用場。這在台灣醫學史上恐怕還是個創舉，因此，陳進東常自喻為「雜菜麵醫師」（註 59）。雜菜麵亦謂集大成，是民間最熟悉、最常吃的餐食，陳進東此喻，既親切又謙虛，更貼近民情，足以作為其一生行醫的寫照。

## （五）研發靈芝

靈芝是中國最神秘且具療效的藥材，其藥用價值首載於漢代藥書《神農本草經》，分為青芝、赤芝、黃芝、白芝、黑芝、紫芝六種；《本草綱目》對六種芝的功效，作了詳細的記錄，並附有紫芝丸的配方，認為紫芝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有「輕身不老」、延年益壽等功效。根據初步化學分析，靈芝所含的成分有生物鹼類、甾醇類、酚性物質、氨基酸、苷類及內脂、香豆精等。另據國外有關資料報導，赤芝含有甘露醇、麥角固醇、蟲漆酶及蟲漆異酶等。近代臨床研究證明，靈芝具有滋補、強壯、保肝和鎮靜作用，並可能有止咳祛痰、平喘、降低血脂等功能（註 60）。

這麼珍貴的聖品，竟然在陳進東手中發揚光大，真是應驗「有德者居之」的諺語。談到與靈芝的淵源，陳進東將之歸諸一個「緣」字。他早年學醫時，便知道《本草綱目》中有關靈芝的內容。後來從道藏中讀到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發現其中也有不少

靈芝治病的記載。近年來，更從日本醫藥書籍中，看到靈芝的臨床實驗報告，於是興起研究靈芝的念頭（註 61）。以上是就閱讀而言，另外還有二個隨事機緣，其一是他遠赴南洋任軍醫，因飢寒又缺藥，使他想到醫書所述的寶物——靈芝，〈即事〉詩曰：

落拓難窺咫尺天，頻移露幕障蠻煙；  
風雲慘淡刀離鞘，鼓角淒涼月上弦。  
食盡餘糧羞野鶴，途窮異域羨神仙；  
飢寒漫說靈芝好，踏破關山路幾千。（註 62）

其二，是陳進東早年在彰化參加全國詩人大會，會中蒙于右任和賈景德兩位大老贈送詩集，詩冊中有〈靈芝圖〉，並題詠甚多，當時一般人將靈芝視為瑞草，裝飾把玩當古董看待，但陳進東目睹此圖，珍愛之餘，回想以前的印象，進而遍閱書籍，對靈芝的了解更為深刻。兼以其在縣長任內上山下海，視察民瘼，無意中又發現大同鄉、南澳鄉許多山胞將靈芝當柴火燒，陳進東乃收買各色靈芝，返家化驗研究，窮十年工夫，正式推出靈芝藥水及靈芝藥物（註 63）。

陳進東在〈有關中藥——靈芝〉一文中，引用靈芝的研究報告，更是信心大增。昭和 52 年（1977），日本岐阜藥大杉浦衛博士等的研究結果，認為靈芝多醣體對老鼠的移植固形腫瘍具有抗腫瘍活性。民國 68 年，高雄醫學院劉耀輝博士等研究台灣靈芝，抽取 14 種水溶性多醣體，其中 12 種具有細胞毒作用，但無抗病毒作用；有五種對實驗的小老鼠，是沒有顯著的毒性，然而對移植腫瘤具消失的功能。台北醫學院曾金章前教授以陳進東提供的靈芝熱水抽出液，進行小白鼠的免疫研究，認為不但達到抵抗大腸桿菌之感染，對於其毒素攻擊也實現防禦作用（註 64）。

陳進東從研製到應用靈芝的過程中，缺乏精確的實驗數據，如何證明具有療效，筆者頗感好奇，曾加請教，他笑著說，因受過西醫訓練，也熟悉中醫，對藥材有相當的掌握，但在家裡研究，缺乏設備，無法作量化分析，只好多觀察研究幾年，待品質穩定後，先給鴨子等動物吃，發現不僅沒死還長得更好，後來就拿自己作實驗，以身試藥，覺得頗具效果，才敢正式用來治療。換言之，靈芝藥水之能調製成功，陳進東如神農氏嚐百草的精神是重要關鍵，這種自我實驗的作法，陳進東早已行之有年。其在南洋行醫時就

有此表現，〈病中吟〉曰：

風聲陣陣轉淒涼，恨絕他鄉伏病牀；命蹇豈甘離骨肉，身輕何倖抗豺狼。

汗流遍體肢無力，火熱侵心氣欲狂；檢點壺中藥自試，吟成數句寄詩囊。(註 65)

每天早上空腹時，陳進東即喝下一杯靈芝水，三年下來，使他幾乎致命的高血壓症狀已經消失，看報紙也不必戴老花眼鏡。當時雖年已 74 歲，但精神好，聲音宏亮，每日要看近一百個病人，而無疲累的感覺(註 66)。宜蘭耆老藍懷生染上糖尿病，夫人患有神經痛及手麻木，經常服用各種藥物，卻又煩惱副作用，喝過陳進東的靈芝水後，病痛雖無明顯改善，但似無副作用，且能熟睡，排泄良好。靈芝水療效的知名度打開後，全台各地前來求醫者絡繹於途，海外華僑也都來信需求。藍懷生在感念之餘，特撰文記述(註 67)。陳季文以醫師立場，為靈芝作精要的斷語：

先生(陳進東)乃購取各色靈芝，化驗研究，窮十年工夫，正式推出靈芝藥水及靈芝藥粉，用以為抗癌製劑，藥到病除，活人無數，今靈芝列入藥材，乃肇始先生也。(註 68)

陳進東調製靈芝後，賦有一詩，更能看出他成功的欣悅、天意的珍惜，及濟世的宏願。詩曰：

人情道義須珍重，天意因緣莫看輕；  
喜得靈芝醫萬病，方知一念繫蒼生。(註 69)

## (六) 醫界服務

陳進東行醫生涯中另一件值得稱述的是，對醫界同業的服務，茲舉三件以資說明。

### 1. 首任醫師公會理事長

曾任 17、18 屆醫師公會理事長的吳世民抱著感恩與期許的心情，說出理事會的旨趣與意義。

蘭陽平原僻處海隅，早年醫師人才嚴重不足，更以交通阻隔，居民就醫諸多不便，幸賴本會諸先賢本於濟世活人之精神，或學成返國，服務鄉梓；或不遠千里蒞此

邊土，救苦救難，開我蘭陽之先聲。逮乎千年，新秀輩出，醫療院所蓬勃發展，而本會陣容亦日益壯大矣！（註 70）

由此可見，宜蘭縣醫師公會是醫師們互動往來與感情交流的重要平台，而創會的第一屆理事長就是陳進東。戰後初期，宜蘭地區歸台北縣管轄，宜蘭醫師當亦屬台北縣醫師公會的成員。民國 39 年 10 月，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宜蘭遂獨立成縣，台灣醫師公會也催生基層公會，以奠定醫學基礎。縣內諸先進醫師依法籌備，組織公會，宜蘭縣醫師公會，旋於 11 月 26 日舉開成立大會，陳進東眾望所歸，被公推為第一屆理事長（註 71）。該會成立後，辦理有關事項，如執行甲乙類藥品及麻醉藥品配給、協助軍中衛生勤務、宣揚醫德、推動衛生政令，策擬組織宜蘭縣醫療糾紛委員會，協助從事鑑定、審議，期以合理調處，免滋社會紛擾（註 72）。50 餘年來，醫師公會拓展會務，福澤同業，理事長陳進東奠定之功，值得敬佩。後擔任台灣省醫師公會理事，服務醫界同仁，亦為縣籍醫師首開名列台灣省醫師公會的先河，民國 74 年榮獲行醫 50 年資深醫師的表揚（註 73）。

醫師公會成立後，因無固定會址，推行會務諸多不便，歷屆大會亦有興建會館之議。迨及民國 74 年才購置會館，經由各界醫院與醫師捐贈，陳進東共襄盛舉，個人贊助五萬元，超過此金額者僅六筆，但大多是以醫院名義或兄弟集資為主。因此，陳進東對醫師公會的關注，概可想見（註 74）。

## 2. 遷建宜蘭縣衛生局

民國 34 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宜蘭歸屬台北縣，於縣治置衛生院，主管全縣衛生行政業務。然以宜蘭區域遼闊，且距縣治板橋過遠，鞭長莫及，乃於羅東設衛生院分院一所。及至民國 39 年 10 月，進行行政區域調整，設置宜蘭縣，本縣衛生院隨之同時成立，地點仍在原羅東區署，院長為陳呈祥醫師（註 75）。

民國 51 年 7 月，本縣衛生院奉省令改制為衛生局，仍在原址辦公。嗣後，宜蘭縣議會鑒於該局遠離縣治，與縣府聯繫諸多不便，建議縣府將該局遷至宜蘭市，縣府以該羅東區署原址，除衛生局外，尚有羅東警察分局及羅東稅捐分處辦公，三單位共處一棟大樓，殊嫌狹隘，縣稅捐稽徵處有感於羅東分處辦公廳有擴建之必要，聞悉衛生局有遷

建宜蘭之議，乃率先表示願意在該處經費項下，補助 20 萬元，以便衛生局遷移後，該辦公廳可供稅捐分處使用。該局在縣府首肯後，遂商經省立宜蘭醫院，撥出該院後面的聖後街土地，作為興建衛生局新辦公廳之用，並由縣府另撥經費 99 萬 4 千餘元，加上衛生處補助 20 萬元、財政廳補助 20 萬元，著手興建兩層鋼筋水泥大廈，於民國 55 年 6 月 30 日落成，正式由羅東遷至宜蘭市辦公（註 76）。

衛生局為縣府的編制，原本就該設在縣治所在地，但長期進駐羅東，造成困擾與不便，卻在陳進東縣長任內完成遷建，使縣屬機構同在宜蘭市，不僅縮短公務流程，且裨益醫界的業務聯繫。但問題是衛生局在羅東已 20 年之久，使用上雖有困擾，卻也已成習慣，且亦非遷移不可；再者，也會造成羅東地區的衛生所與醫師要到宜蘭市洽公的麻煩。因此，儘管搬遷有理，羅東人在心態與感情上仍舊無奈與不滿。何況地緣上，羅東與宜蘭市分屬溪南與溪北，壁壘分明，長期處在競爭與對立的局面，徒增問題的複雜。而身為縣長的陳進東是羅東人，處理這個事件，應有壓力，且感棘手，結果順利完成遷建，足以顯現其政通人和的能耐與辦事周到的績效。當然，這是醫界服務的一件大事。

陳進東是醫生從政，必然熟悉醫療衛生、重視相關業務，且當會有所興革與改善，這方面的治績表現，雖亦為服務醫界的一環，但不在本文討論之內，就此略過。

### 3. 建議長崎醫科大學接受校友子弟入學

日治時期，台灣雖已有近代的教育設施，但始終是以差別待遇為前提，其基本想法是為了避免因高等教育的普及，導致民智大開，從而促使台灣人的反抗。所以高等教育僅限專業與技術的範圍，明治 32 年（1899）成立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即屬專業領域。在殖民當局的戮力經營下，醫學校逐漸受到肯定，畢業生的表現亦相當優異，從而造成學生習醫的熱潮，入學門檻益趨嚴苛。相對而言，留學日本之風氣亦逐漸興起，這些負笈東瀛的學子以學醫所佔比例較高，約為留日學生總數的五分之二以上，而且投考醫科反較在台容易錄取，故富家子弟赴日習醫者頗眾（註 77）。其中，長崎醫科大學常為留學生嚮往的學校，傑出校友亦所在多有，如曾任監察院長的周百鍊、台灣省醫師公會理事長的李克承、嘉義醫院院長的陳活源、中國醫藥大學的蔡純甫、宜蘭縣醫師公會理事



長的陳進東和李浚仁，以及羅東博愛醫院院長的許文政等。

二次大戰末期，1945年8月9日，長崎遭受美軍原子彈的轟炸，死傷慘重，長崎醫科大學的台灣留學生與台灣醫生，發揮高度的救人精神，投入醫治的行列，傷亡情形因而有效的控制，使學校當局非常感念。彭明敏對此有深刻的回憶：

不久，大哥衝進屋子，他接到緊急命令，所以醫生都被召集到一指定地點，等待乘車進入長崎。他匆匆吃了午飯，整理了醫療用品，便又衝出去了。……我們所熟知的長崎市全滅了。整個城市都死了。

隔天黎明時，大哥又出發到長崎，協助營救逃離廢墟的生存者。（註 78）

戰後，長崎醫科大學校長及代表，時常來台灣參觀相關學校與醫療機構，並訪問畢業校友，交流互動，氣氛良佳，陳進東有詩為證。校友也會利用赴日旅遊的機會返回長崎，甚至專程參加母校的慶典活動，陳進東即是如此，已如前述。當時台灣社會，醫生是菁英分子，為人人羨慕的行業，醫科成為報考大學的第一志願，但初期只有台大醫學院，至於高雄醫學院、中國醫藥學院和台北醫學院的設立，是民國 45 年以後的事。而新建之初，師資、設備、經驗等稍嫌不足，且各校招生醫科的學生總額亦屬有限，難以滿足學生需求與社會期待。於是經濟富裕的家庭就敦促子弟到日本留學習醫，擴大就學管道。因此，陳進東和其他校友向母校建議，開放名額，提供校友的子弟或優秀學生可以申請入學。長崎醫科大學鑑於校友優異表現，彼此關係密切，同意這項要求，額外增加名額給台灣學生。所以有些父子兩代醫生都是出身長崎醫科大學，即緣此而來。因此，陳進東等的提議，擴大台灣學生赴日學醫的管道，居功厥偉（註 79）。

### （七）良醫興政

在陳進東行醫生涯中最重要的轉折，使其人生更加璀璨，邁向高峰，就是踏入政壇。照理說，以他執著中道、偏好老莊、嚮往陶淵明的心態，應該無意政治，後來卻從縣議員、副議長、議長到縣長，連陳逸松都很訝異。因大正 10 年（1921）初，蔡培火到日本岡山要留學生參加設置台灣議會的請願運動，他們兄弟的反應迥然有別，陳逸松回憶說：

我當時不過十三、四歲，連議會是什麼都還不太懂，不過我知道這是為台灣人好，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將我「黃楊木」刻的小圓印章，用力蓋在請願書上。其他很多人也都蓋了，但進東不僅沒有蓋章，並且還說：「搞那些幹什麼？」他當時對政治實在沒有興趣，我就是不一樣，認為要衝，我就勇往直前，絕不後人，所以後來我就被公推為岡山留日學生同學會會長。每次同學會，進東也都參加，但就是不管事，這是個性使然，哪知道他後來竟然從政，還當起百里侯（宜蘭縣長）來呢！（註 80）

如上所言，陳進東因個性使然，對政治沒有興趣，也無意請願活動，但最後會淌政治渾水，背後自有諸多動機在焉，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政治因素。先是民國 40 年宜蘭縣首屆縣長選舉，陳進東支持溪南陳旺全以對抗溪北盧纘祥，於是得罪當道。次年陳家佃農李家成自殺，加上政府為貫徹三七五減租政策，殺雞儆猴，就以此事件打壓陳家，迫使陳進東認識到李家成事件是一樁政治案件，所以改變他只想當醫生的原意，而決心參加選舉，以免再受到政治的牢獄迫害，並洗清舊日污名（註 81）。

民國 43 年 8 月，因李案判刑確定，陳進東身陷囹圄，在獄中感觸良深，思考未來人生規畫，並以醫學之法推及治理國事之道與觀察社會疾病的根源。

余本醫師，醫人之法則知之，治國之術則未學也。若以醫人之法論之，聽聲、察色、斷脈，無非以探病源，再訊患者自訴之苦，綜合診斷，而後下藥治標，治本，進而預防，使其莫再生疾是為上乘。治療進步之今日，亦不外於此。即今社會，滿目瘡痍，比比皆是。憂時之士、治國之賢，日夜嘔心，定知必有救國安民之策，何須罪民贅言。然醫人之法而可推以治國，即社會病患者之，訴定可為治國安民之一重大參考無疑矣。

余前不言而今言者，不外避畏罪之嫌，除甘作前車之鑑以警後來者之外，無他焉。原知為政者心同日月，常以虛心細察社會疾病之源，而治其本，塞其源，預防其先者也。

今身居社會病患者集中之窟，本無治國之才，只抱憂時之心，惟期此地化作羅雀之所。從所讀者，盡是聖人賢士所述之強國哲理妙論，而未聞囚人在獄，自囚人

之心理加以研究，探討其意見，欲以預防未來之再犯者。

余試而爲之，然而得拋磚引玉，即屬望外。自知以管窺天，難博大方一顧。(註 82)

從這段話看來，陳進東已能體認醫理治政的道理，得知治症和治國的本質並無不同，茲舉詩句，以資參考。

醫人醫國本同心，半世勞形術未深；  
知是天公憐我拙，更教到此學金鍼。

〈贈邱永聰生先生六十大壽〉

知君知命又知非，祝嘏我來藉筆揮；  
一片冰心清似雪，醫人醫國願無違。

〈偶成〉

從醫從政此心同，九載漂搖宦海中；  
漫道忠勤能濟眾，焉知成敗不由衷。  
江山歷劫容如舊，天地無言恨靡窮；  
未老春蠶絲尚在，風騷自命愧爭雄。(註 83)

醫理固然可以治政，醫務更能了解民情，醫師看診工作每天接觸的是基層群眾與痛苦病患，感同身受之餘，激發憐憫情懷，一旦政權在握，當會獻身鄉梓、牽繫民生，陳進東〈自傳〉曰：

余業醫三十餘載，診治病患不下二、三百萬人次，深知人民疾苦所在，故余從事地方政治工作，特別注重民生建設，而以經濟建設與發展教育爲其重心……期能藉此發展實業，藏富於民。(註 84)

由於陳進東洞悉醫理治政與了解民間疾苦，兩相結合，從政後，充分展現在實際的運作中，所見者大，所施者遠，因而政績斐然，茲舉〈陳老縣長進東先生事略〉列述的勳業：

一、面陳先總統 蔣公，建言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並以宜蘭縣財政極端困難之下，

毅然先行試辦成功。

二、爭取闢建蘇澳國際港、宜花鐵路（即今之北迴鐵路）宜蘭線鋪設雙軌，均終底於成，其裨益於本縣經建，至為深鉅，造福後代子孫，更非淺鮮。

三、在縣長任內，數次強烈颱風侵襲縣境，滿目瘡痍，先生力爭上級補助，甚至爭取軍工支援，終皆重建完成。

四、擬訂宜蘭縣治山防洪及冬山河、安農溪治理計畫，從根本上奠定自此而後發展之基礎。（註 85）

緣於陳進東的政治建樹，造福百姓，加上立身處世的至情至性，生前交相贊譽，備受愛戴，死後長留佳話，永懷去思。

#### 四、陳進東的醫療思想

自有人類，就有疾病，爲了治療病患，醫學乃應運而生。然各民族均有其醫療理論與治療方法。能熔中西醫療體系於一爐，且達到更好的醫治效果，實不多見，陳進東就是傑出的先驅人物。其晚年，筆者經常趨前請益，就此問題，曾多次談論，至今仍印象深刻，難以忘懷。因而對其醫療思想略有所悉，茲述於後。

##### （一）中庸之道

醫學爲實用科學，其目的在治癒患者的病痛，使其得以維護健康，進而延年益壽。這個目的的背後，蘊含深邃的生命意義，揭示莊嚴的人生價值。面對這個問題，儘管每位醫生都受同樣的醫學教育，但付諸實際醫療行爲時，所呈現的觀念、態度與手法等，均不盡相同，何以如此？簡單的說，就是每個人的基本信念與人生哲學互異所致。亦即核心思想引導專業理論，專業理論影響專業行爲。因此，在探討陳進東的醫療思想前，實有必要先述其核心思想——中庸之道。

陳進東雖深受中國、日本與西洋文化的薰陶，博覽群書，而且從政多年，閱世豐富，但其所建構的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庸之道，凡事中道而行。筆者每當聆聽受教時，他最常講的即爲「中道」，甚至出示《弘中道》一書，以資參照。如有訪客閒談，

「中道」也是陳進東不離口的內容。凡此往事歷歷，記憶猶新。

其詩集《南湖吟草》中即數度提到中庸之道：

〈允中君留念〉

允文允武又知天，中道潛修步昔賢；  
留得心田修德業，念年邪奢自隱然。

〈贈大同國中校慶誌喜〉

大地回春氣象雄，同心一德作新民；  
國家成敗吾人責，中道從容志在仁。

〈贈中興國小聯〉

中庸道貫古今且學觀今鑑古，  
興廢兆由微漸須知杜漸防微。

中庸大道賴推行，興校於今十載經；  
國教由來遵道德，小心訓育盡精神。(註 86)

〈讀書樂〉一詩，則最能托出精髓，曰：

千篇誦罷情無限，萬卷歸來興滿胸；  
悟到修身歸一語，文章道德自中庸。(註 87)

這種過猶不及的中庸之道，固然適用在文章道德，醫療亦極切合，因治病宜緩而收效，不可速而不達，遭致反效果。李杲曰：「用藥之忌，在乎欲速，欲速則寒熱溫涼行散補瀉未免過當，功未獲奏，害已隨之。夫藥無次序如兵無紀律，雖有勇將適以勇而僨事；又如理絲，緩則可清其緒，急則愈堅其結矣！」(註 88) 徐春甫也有同樣的論調，曰：「病有寒熱，熱則當投涼，寒則宜劑之以溫，此恆理也。然寒熱之勢方劇而遽欲反之，必扞格而難入。」(註 89)

從寬解釋，中庸之道的治療就是不拘泥藥方，不偏執藥材，而是為期有效，可靈活配藥。李東垣曰：「夫用藥之法，貴乎明變，如風會有古今之異，地氣有南北之分，天

時有寒暑之更，稟賦有厚薄之別，受病有新舊之差，年壽有老少之殊，居養有貴賤之辨。用藥之際，勿好奇，勿執一，勿輕妄，勿迅速，須慎重精詳，圓融活變，不妨沈會，以期必妥，藥於是乎成功。」（註 90）徐靈胎亦曰：「聖人之製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耦，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註 91）

陳進東除能體會中庸之道，對中醫又有研究，以之應用在其臨床診斷上，積多年經驗，因而認為近世以來西方醫學進展神速，各種特效藥大量出籠，深具治療作用。然而特效藥並非萬靈仙藥，更不是絕對有效；它雖在短時間內，可抑制減緩甚至解除根治病症，但副作用隨之而來，即所謂的特效藥對其他器官構成極嚴重的傷害，往往得不償失，輕則疾病叢生，重則有喪命之虞。如風靡一時，現仍為西醫所樂用的類固醇劑，所產生的副作用實在可怕，容易染患糖尿病、自然骨折、副腎萎縮、消化管合併症、精神神經障害等疾病。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疾病不可能突如其來，無緣而生；反之，應有其產生的原因與發展的過程，逮及疾病發作，已是相當嚴重而危急。同樣道理，欲治療此已成形之疾病，亦須逐步改善調理，而無法以特效藥收立竿見影之效，如硬要用特效藥使之儘快恢復病情，貪圖急功速效，則副作用亦必蔓延肆虐，終至難以收拾。類此西藥引起的副作用與藥物中毒，真是日益氾濫，已為當代醫學界所確認。

對這種因治療所產生的副作用之弊害，中醫理論極具補救的價值，此無他，乃中庸之道也。舉凡診斷下藥均須恰到好處，正如其分，過與不及均不可，藥性太強則傷身，即副作用，藥性太弱則收效低微。所以，中庸之道是治病的至高原則。

## （二）中體西用

陳進東對中醫的體會非常深刻，應用在看診上也十分順手，但他畢竟是科班西醫出身，使得筆者不敢妄加推論陳進東接納中醫的程度，直到四月間，與陳虞恒通電話時，陳醫師明確的說：

我父親的醫療思想與用藥觀念，基本上就是中庸之道，以及中醫為體，西醫為用。

中庸之道是他為人處事的原則，表現在醫療上，也很適當，不會下猛藥。至於中體西用，他雖然是西醫出身，但處處以中醫立場為念，如不用聽診器，而用把脈等，而且經常研讀中醫典籍。

經過陳虞恒的品題，筆者才敢確認中體西用亦為陳進東醫療行為的核心概念。陳進東無論行醫或從政，均極掛意百姓，懸思民生，詩集中歷歷有徵。中醫強調的就是對生命的尊重，陳進東當起共鳴會通而心生嚮往。孫思邈曰：「人命至重，有貴於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註 92）又曰：「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人之所貴，莫貴於生。」（註 93）郭鍾岳則曰：「古今有志之士，窮者千萬，達者十百。其有兼善天下之志，而無兼善天下之炳者，不知其凡幾矣。若夫無兼善天下之炳，而行兼善天下之志者，莫醫若也。醫之中有良醫焉，有庸醫焉。良醫者，紹先聖之心源，為民命之主宰，其培養元氣，是猶良相之治國也。」（註 94）因此，尊重生命且集醫生與縣長於一身的陳進東，依偎在良醫與良相之間，當心有所感而戚戚焉。

陳進東的看診就是具體的表現，他雖接受西醫教育，卻擷取中醫的精華，揉合在行醫中。致使他在為患者診療時，很少使用聽診器，而是把脈和察言觀色。所以每逢病患，在把脈與察觀中，說明所患的症狀，深中肯綮，使患者與家屬，佩服得五體投地。本來，絕大多數的西醫都忽視中醫的治療方法，唯獨陳進東融會精萃的中西療法，使其醫理更獲精進。因此，他的治療方法非常迅速有效，連同處方不及二、三分鐘就結束，看似有點草率，但皆能對症下藥，痊癒如常。有位雅士曾提到，多年前陳進東時任議長，因初到宜蘭，特別到醫院做首次拜訪，剛跨入醫院，眼見整個候診室擠滿患者，估計起碼要忙碌一、二個鐘頭，於是便想離去，但陳進東要他到客廳稍候，不多久即到。真的不及 20 分鐘，所有患者均已診療完畢，因而等給予「神醫」的稱號（註 95）。陳進東之能病患如潮，妙手回春，深獲佳評，實得力於中醫的理論與診斷，晚年更從傳統醫書中找到靈芝的記載，積極研究靈芝療效，將中醫發揚光大。

令人好奇的是，日本當局積極以西洋醫學取代台灣漢人傳統醫療，並利用法令，逐步淘汰漢醫。使得刻意培養，具有新知識的醫生脫穎而出，成為社會中堅。因而台灣固有的漢醫，遭到老成凋謝，日暮途窮的命運（註 96）。但陳進東卻逆勢而行，反倒關注

中醫理論，且劍及履及，應用在臨床治療。放眼當時醫界，真是異數與特例。然細加思索，卻有脈絡可尋，從啓蒙讀書到吟詩作對，國學因而深厚；再者記取秀才提醒重視漢醫，遂自行研讀歧黃典籍；後來遠赴南洋充任軍醫，中醫心得化做具體實現。從此對中醫的興趣更濃，致使醫療的思想觀念與臨床的中西併用等，逐漸成熟，且具療效。因此，陳進東心繫中醫，植根中醫的情形，愈至後期，愈發顯著。無怪乎，陳虞恒醫師論斷其父親的醫療理念是中醫爲體，西醫爲用，實有見地。

### （三）醫療倫理

醫生品德也是陳進東醫療思想的重要概念，且亦以此自我勉勵與期許。就此而言，陳進東在中醫典籍得到很好的啓發。歷代醫家均有精闢的論述。張機曰：「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註 97）張杲曰：「凡爲醫者須略通古今，粗守仁義，絕馳騫利名之心，專博施救援之志，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戚戚沽名齷齪求利，如不然則曷止姜撫沽譽之慚逮華佗之矜能受戮乎。」（註 98）〈醫工論〉曰：「凡爲醫者，性存溫雅，志必謙恭，動須禮節，舉乃和柔，無自妄尊，不可矯飾，廣收方論，博通義理，明運氣曉陰陽，善診切精察視辨真偽，分寒熱審標本識輕重，疾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云難，貧富用心皆一，貴賤使藥無別，苟能如此，於道幾希，反是者爲生靈之巨寇。」（註 99）

中國醫學的道德觀念何以如此純良而強烈？此因醫儒同道所致。傳統社會尊奉孔孟之道，闡揚儒家思想，重視倫理觀念，歸本樂德治。〈原機啓微〉曰：「醫爲儒者之一事……故爲儒者不可不兼夫醫也，故曰醫爲儒者之一事。」（註 100）戴叔明曰：「醫以活人爲務，與吾儒道最切近。」（註 101）徐春甫亦曰：「即如漢之張仲景、晉之葛洪、齊之褚澄、梁之陶隱君非不服儒，有才有行，吾聞儒識禮義，醫知損益，禮義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損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與醫豈可輕哉，儒與醫豈可分哉。」（註 102）傅青主亦然，他雖「精歧黃術，邃於脈理，而時通以儒義。」（註 103）

陳進東信守中庸之道，而中道就是儒家的基本要義，因此，陳進東行事均依循儒家



思想，可說亦儒亦醫，更有以「儒醫」稱之。其看診之餘，對四書五經不遺餘力的發揚光大，民國 64 年省主席謝東閔視察宜蘭，他當面建議謝主席，將四書推廣，而為謝主席所接受，並普遍印製推行。同時擔任宜蘭縣孔孟學會理事長，除傳揚孔孟學說外，自行出錢出力在宜蘭、羅東，開班教授四書五經和詩學研習班，禮聘名師主講，數十年間從無間斷（註 104）。陳進東更偶爾會去聽課，筆者就曾陪過。除儒家思想外，陳進東也非常嚮往老莊哲學與陶淵明生活，並充滿范仲淹先憂後樂的情懷，相關詩作多首，散見《南湖吟草》，為省篇幅，茲不選錄。試問宗仰孔、孟、老、莊、陶淵明、范仲淹等思想的人，其品德操守之清高，關懷社會之心態，當是至性合情，以此轉化在醫療上，首要之務就是醫療道德。前述對貧困病患免費的惻隱之心，就是具體表現。

#### （四）醫療技術

人命關天，生死一線，醫德之外，亦繫乎醫術。清代名醫葉天士曰：「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敏悟，讀萬卷書，而後可借術以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為刀刃也。」（註 105）可見要達到濟世的目的，非有精湛的醫療技術無以為功。因此，「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鍼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裡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遊，動致顛殞，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鑽研，始可與言於醫道矣！」（註 106）反之，學醫不精，則死於非命，害人不淺。徐春甫曰：「所以顛倒用矇瞶之工，舛差施聾盲之藥，斬綿綿未艾之年，絕婉婉方增之齒，俾含枉而下世，抱屈而歸泉，天下之夭折者誠為庶哉，嗟嗟，醫本活人，學之不精，反為夭折。」（註 107）

為達上述學醫目的，歷代名醫無不努力閱讀醫籍，研究醫術，博覽群書。張仲景曰：「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註 108）孫思邈則曰：「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所以青衿之歲，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註 109）李梴亦自述：「醫司人命非……熟讀後，潛思默想，究竟其間意義，稍有疑難，檢閱古今名家方書，以廣聞見，或就有德高明之

士，委曲請問。」(註 110) 不惟如此，古今學問萬流歸宗，總有匯合共通之處。治病雖偏重方術，然仍須具備基本學問素養，才能列名醫之林。孫思邈曰：「又須涉獵群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觀事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捨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凶拘忌，觸塗而生，至於五行休王，七曜天文，並須探賾，若能具而學之，則於醫道無所滯礙，盡善盡美矣！」(註 111)

如前所述，陳進東在長崎醫科大學唸書，成績很好，專攻眼科和婦科，得到教授照顧與賞識；回國後，在大同醫院駐診，受其岳父林捷龍調教，使理論與實務完整結合。按理說，醫療技術已具相當水準，但陳進東再三謙稱尚待加強，詩曰：

濟世才疏術未真，空嗟榮謝更勞神；

塵心有日能冰解，天地無爲物候新。

托足蓬壺四八年，行醫問道不求仙；

癡心欲斷蒼生苦，竊愧刀圭術未佳。(註 112)

陳進東既有感於醫療技術的不足，因而當醫生後訂閱許多國外醫學雜誌，以了解醫學狀況，吸收醫療資訊(註 113)，同時也自行研讀中醫。到 72 歲，猶捧醫書，詩曰：

古稀晉二坐春風，笑送妻兒去海東；

術究岐黃身且健，閒來對酒作詩翁。(註 114)

研讀醫書之外，甚至還發現靈芝的效用，以見證古籍的記載。尤有進者，要爲良醫，除醫學本科外，尚須具備相關知識，即孫思邈所說的「又須涉獵群書」。就此而言，陳進東可說身體力行，深得個中三昧。因他自啓蒙以來，就與書爲伍，手不釋卷，其子女的回憶與詩作的自白，均是明證。因此，陳進東爲期救治病患，不斷的自我努力，閱讀醫學典籍，融合中西療法，以提昇治療水準。

## (五) 尊重病患

學醫之目的就在治病療疾，沒有病痛即不需要醫生，所以病人乃醫生之衣食父母，更是其存在的首要前題。據此而論，醫生在醫療過程中，必須尊重病人、體恤患者，予

以親切而妥善、認真而確實的照顧。

龔廷賢曰：「以余論之，醫乃生死所寄，責任匪輕，豈可因其貧富而我為厚薄哉。告我同志者，當以太上好生之德，為心慎勿論貧富，均是治人，是亦陰功也。……凡病家延醫乃寄之以生死，理當敬重，慎勿輕藐，貧富不在論財，自盡其誠，稍褻之則非重命者耳。」（註 115）傅青主為人治病時，「家中常滿病人，他不計診金，盡心診視，毫無倦容。對貧病患者，不憚跋涉，以解除病者痛苦為己任，真難能可貴。」（註 116）孫思邈曰：「凡太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舍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已有之，深心悽愴，勿避嶮巖，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註 117）

陳進東行醫的旨趣就是孫思邈豔稱的「蒼生大醫」，因此，其所念茲在茲即為蒼生，至望至盼無非病患。「蒼生」是《南湖吟草》最常見的語詞之一，約有十餘處，爰舉數首為例，詩曰：

剃頭刀鈍暗心驚，忍痛強吞切齒聲；

豈是枯腸無熱淚，願留他日潤蒼生。

青囊術拙愧蒼生，醫國醫人志未成；

半世奔波猶踟躕，何如此地學長卿。

〈偶成〉

與世無爭亦有爭，為存一念繫蒼生；

滄桑閱歷身將老，但願推心致太平。（註 118）

由於陳進東處處流露為蒼生請命的胸懷，照映在職場上，就是關切病人，尊重患者。陳季文醫師說：

爸爸常說：「你能認定患者來到你的診所時才叫患者嗎？只要他的身體有病痛，在他家裡就已經是患者了。……」他又說：「你是醫生，難道你在診所裡才是醫

生嗎？一輩子都是醫生，不是在診所裡穿上醫生服才是醫生。」像這種觀念，我覺得很有啓發性，我能接受這種醫學的哲理，真的對我一生影響很大。（註 119）如此體諒病患的病期與痛苦，進而認為醫生要隨時待命看診，所以陳進東常自我督責，詩曰：

朝來一路看供餐，聊向窮民笑問安；  
醫病醫貧惟責己，願教黎庶不知寒。

〈癸亥自題書齋聯〉

以管窺天但願心安理得，  
懸壺濟世惟期藥到病除。（註 120）

跟隨陳進東多年的陳長城，亦曾憶及陳進東的話：

醫生是很無聊的工作，每一天看的病人，明天若還來看病，是否能治好他的病，自己都覺得會怕。剛才開的藥，是否有效？明天是否會死掉，明天要不要給我看，看得好嗎？（註 121）

關切病患之情，溢於言表，因此，陳進東最終的目的，就是大家都沒病痛，快樂過生活。〈三清宮健行會〉曰：

大道通三清，千人試健行；林陰聞鳥語，方外起歌聲。  
舉步身忘老，吟風意自輕；與君同矍鑠，無病樂餘生。（註 122）

這種期待藥到病除、無病餘生、望治心切的情境，也須患者的配合，始能收效，使得陳進東看診時，對病人嚴格要求，如未能及早就診或按時吃藥，甚至還會出言指責，但病患都能理解其用意，也都默然接受。劉淑靜與陳淑娟有生動的回憶：

劉淑靜：在我的印象當中，當他和病人講話時，我們在藥房都有聽到。例如：有些媽媽來時都會說：「先生啊！趕緊啦！我的孩子發燒，怎麼辦？」孩子發燒嚴重時，都會顫抖，而且很嚴重時才帶來。他就以很自然的口吻和家人說話一樣：「妳這麼嚴重才帶來，孩子不顧好，不早点帶來。」其實，他是責怪家長太粗心，有些人認為他很兇，其實，他不是兇，而是很「土直」。

此外，藥如果沒有按時間吃，他也會罵人，這也是正確的觀念。……以我的觀念，這是對的，病人不按時吃藥，醫生會罵，這是醫生的責任，他有良心，他可以開藥後，不管你。藥如果沒有按時吃，會產生抗藥性，到時就沒有藥可以吃了。他罵人的情況，就像家人、嚴父對孩子的立場。

陳淑娟：看到孩子病得那麼嚴重，先生看在眼裡也會急，然後會罵家長不夠積極，所以會很直接地表達出來，其實不是罵。家屬被罵後，也是靜靜的，但私底下都嘀咕著：「真兇喔！我都不敢怎樣。」雖然如此，後來還是會來讓他看病。（註 123）

## （六）重視養生

中國醫藥淵遠流長，內容豐富，自成體系，深具臨床經驗與實用價值，向來就以養生為基調。所謂養生，就是保養生命、健康長壽。如何養生，怎樣才能健康？孫思邈曰：「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守內，病安從來。是以其志閑而少欲，其心安而不懼，其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故其民日樸，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合於道數，故皆能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其德全不危也。是以人之壽夭在於撙節，若消息得所，則長生不死。恣其情慾，則命同朝露也。……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淡之味，能縱欲快志，得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註 124）

陳進東通曉中醫，當然著意養生，因而也就深具心得。詩曰：

### 〈健行會試賦〉

花光隨日影，鳥語和溪聲；漸覺塵心淡，何須問道行。

人間清淨境，世外水雲鄉；信步尋幽去，林泉好養生。

### 〈七二自述〉

大隱市朝吾豈敢，養生聞道自怡然；安閒好享人間福，清淨時參世外禪。

身歷滄桑詩作友，心隨鷗鷺境如仙；古稀晉二猶粗健，笑把刀圭盡夙緣。

### 〈偶成〉

行藏自在仰神明，種柳栽花養性情；閱世難求真幸福，爲人不羨假聲名。

安觀天地高兼厚，細察英豪敗與成；宦海浮沈何足問，且從聞道學長生。(註 125)

另有一聯〈又贈利林聯〉曰：

利祿不違仁天下政民能共享；

林泉堪養性人間福壽可長延。(註 126)

陳進東不僅自己重視養生，且常跟患者分享養生的經驗，詩曰：

朝與病人談養生，夜翻詩史動騷情；

老來不做華胥夢，但覺心安氣自平。(註 127)

此外，陳進東也閱讀當時有關養生健康的雜誌與專書，如楊一峯著的《養生叢談》，即隨手翻閱，此書是楊一峯爲「中華民國健康長壽會」出版的刊物所撰寫之系列養生文章所集成，共得論述 50 餘篇，除說明各種養生的方法外，並介紹楊嘯霞、李石曾、張懷九、莫德惠、楊森、馬超俊、盧連、束雲峯、沈成章、吳挹峯、韓介白、李青雲、于右任、程天放、陳泮嶺等多位壽登耄耋的養生之道，其中部分還是陳進東的詩友。這些長者的養生之道，彼此不謀而合，相去無多，楊一峯將之歸納爲剋制忿怒、防止恐懼、減少憂慮、節制悲哀、飲食合宜、工作有度、培養嗜好、起居正常、運動適當等項(註 128)。

大致說來，養生可分心理和生理或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前者主要在保持心境安定，心平氣和，憂慮、煩惱、焦慮固然不好，幻想、企求、希望，如果過高的話，同樣是要不得(註 129)。《南湖吟草》與此相呼應的詩句很多：

〈偶成〉

清淨爲懷持此身，青山綠水養精神；

人生但願長如此，更有漁樵共比鄰。

和光何日復同塵，措大形骸笑此身；

自是才疏宜守拙，乾坤到處養精神。(註 130)

養生的極致就是心安理得，而能通達天命，詩曰：

是非自古最難明，何必怨天過一生；

但願心安而理得，也應達命不傷情。(註 131)

至於生理或物質方面，陳進東的生活很簡單，都由夫人代為打理。其女兒陳淑華與陳淑娟說道：

陳淑華：爸爸平時在家穿長褲……夏天穿短褲，媽媽平時很注意他的穿著，要出門時就到樓上，穿著媽媽為他燙的西裝，他的領帶也有數十條，一套西裝要配什麼領帶，媽媽都替他設想好。他的日常生活沒什麼煩惱，媽媽都為他準備好。

陳淑娟：他從來沒有抱怨過，他能娶到我媽媽做太太，他也覺得很感謝。

陳淑華：有時候，他也覺得女兒那麼多很滿足。(註 132)

就飲食來說，陳進東的三餐都是由夫人或負責煮飯的「阿碧仔」準備，陳淑娟也有說明：

爸爸喜歡吃魚、桑椹、鍋貼和酸辣湯。媽媽也會煮菜，所以「西魯肉」啦！「糕渣」啦！也都是我們自己做的。他很節儉啦！只要便宜又好吃的，他就很高興，不太喜歡去大飯店吃飯。

我們出生在醫生的家庭，經濟生活比人家富裕，其實並不重要，主要是生活態度。例如：我們的休閒生活是去「扒魚仔」、「夾淺紙」等，都不必花很多錢，頂多吃個便當而已。主要是對自然的欣賞，以及和人的相處，則不需要錢，這和生活的好不好無關，而是生活態度比較重要。(註 133)

經過這麼淺顯而生動的敘述，陳進東簡單樸素的家居生活躍然紙上，完全合乎養生原則。此外，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還再三強調只要能吃、能喝、能睡、能拉就是養生，就是健康。林榮波也能證明此事，他提到陳進東的口頭禪是：「順天知禮，自然心安，依他從醫經驗，能吃、能睡、能拉，健康無窮，必可樂享天年。」(註 134) 由於陳進東善於養生，因此閒舒自適，樂如神仙，有詩為憑，茲錄三首，曰：

功名利祿感無緣，物外心遊嬾地仙；

嘯月吟風誰管我，翻書覓句自忘年。

不愛繁華獨自居，花開鳥語立庭除；

生來愧享齊人福，身似閒雲自己舒。

庚申歲始試圖箋，回首滄桑感謝天；

與世無爭甘殿後，持身守拙不居先。

也知富貴雲煙幻，莫笑行藏猿鶴然；

淡泊生涯今已慣，刀圭作伴樂如仙。(註 135)

養生如此自然，人生有此境界，可以無憾。

### (七) 預防醫療

醫學的目的雖是治療疾病，但事先預防，防患未然的觀念，應該更為重要。因一旦染上疾病，再行求診，儘管醫療有效，且能復原，也是折磨與損失，所以預防重於治療，預防醫療就是健康長壽的前奏。

中醫向來都很強調預防醫療，歷代均有闡述，〈黃帝素問〉曰：「聖人不治已疾，治未疾；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兵，不亦晚乎。」(註 136) 徐春甫〈古今醫統〉亦曰：「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非謂已病而不治，亦非謂已病而不能治也。蓋謂治未病在謹厥始防厥微以治之，則成功多而受害少也。惟治於始微之際，則不至於已著而後治之，亦自無已病而後治世。今人治已病不治未病，蓋謂病形未著，不加慎防，直待病勢已著而後求醫以治之，則其微之不謹以至於著斯可見矣。」(註 137) 朱震亨則明快的說：「與其救有療於有疾之後，不若攝養於無病之先。蓋疾成而後藥者徒勞而已。是故已病而後治，所以為醫學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攝生之道。」(註 138)

中醫的預防醫療概念深得陳進東的共鳴會通，他雖是口碑甚佳的名醫，惟感慨醫療技術再好，仍有欠缺與不逮，致使許多病症無法痊癒，因而覺悟健康的可貴。詩曰：

一病才知康健貴，才多更感治療難；

存仁得壽非虛語，清淨為懷處處安。(註 139)

陳進東於焉產生預防醫療的概念，詩曰：



治病遙知重預防，感時笑我似螳螂；

無才端合南冠戴，閒望白雲讀老莊。(註 140)

另外又說：

若以醫人之法論之，聽聲、察色、斷脈，無非以探病源，再訊患者自訴之苦，綜合診斷，而後下藥治療治標、治本，進而預防，使其莫再生疾是為上乘。(註 141)

問題是陳進東雖知道預防醫療的重要，但他執業鄉間，並非繼續深造，進行研究，無法從西醫立場探討預防醫學的相關問題，只好回歸中醫，從修身養性做起，則精神上無牽掛，沒有障礙，疾病也就無由產生，因而達到預防醫療的目的。〈新正題聯〉曰：「爭名奪利終何日，問道修身趁此時。」(註 142)〈七十七歲生日感懷〉又曰：「年輕七七又逢春，歷盡滄桑感憾頻；漫說浮沈如夢幻，敬天問道且修身。」(註 143)

陳進東修身的工夫已臻化境，連唇槍舌劍，爭吵不休的議會也是修身的好場所，〈議會雜感〉曰：

宦海浮沈歲九經，熙熙攘攘悟人生；

議壇且作修身地，笑罵由他豈自輕。(註 144)

預防醫療除修身外，另一個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笑口常開，笑是從「樂」而來，只有心情快樂，才能笑逐顏開，修身就是要達到知足常樂，知止不殆的地步，能夠知足知止的人，心情當然快樂，自是笑口常開，也就無病無災(註 145)。陳進東即深有同感，常要病人與朋友多保持笑容。其女兒陳淑華提到：

有些病人會說：「先生！我頭這裡痛。」他都說：「都跟你講過了，你要多笑幾次，就不會痛了。」……把自己放開一點，水多喝一點、(蔬)菜多吃一點、肉少吃一點，不要煩惱。他認為「煩擾是百病之源」，他時常講，多笑一點就好。(註 146)

陳進東不僅對病人與朋友說笑口常開的好處，而且也引進詩篇，甚至表白笑可延年益壽。茲舉三首：

平生微笑豈無因，閱歷滄桑未損神；

不把窮通論得失，春風秋雨總堪親。

皓首江湖不計年，長將微笑對人天；  
任他世上多憂患，我我卿卿手共牽。

每逢生日自塗箋，柳綠花紅映酒邊；  
已覺無爭才是福，也知一笑可延年。

人間甘苦經多少，天上風雲幾變遷；  
耳順晉三身且健，恤貧醫病盡機緣。(註 147)

這三首除預示笑的功能可延年益壽外，甚至頗有「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悟透人生的瀟灑況味。於此，林榮波做出評述，強調陳進東「對於每一位患者，頭一句就是笑顏常開，能治百病，心情愉悅，談笑之間免服藥病自癒，以心理療法除患病痛。」(註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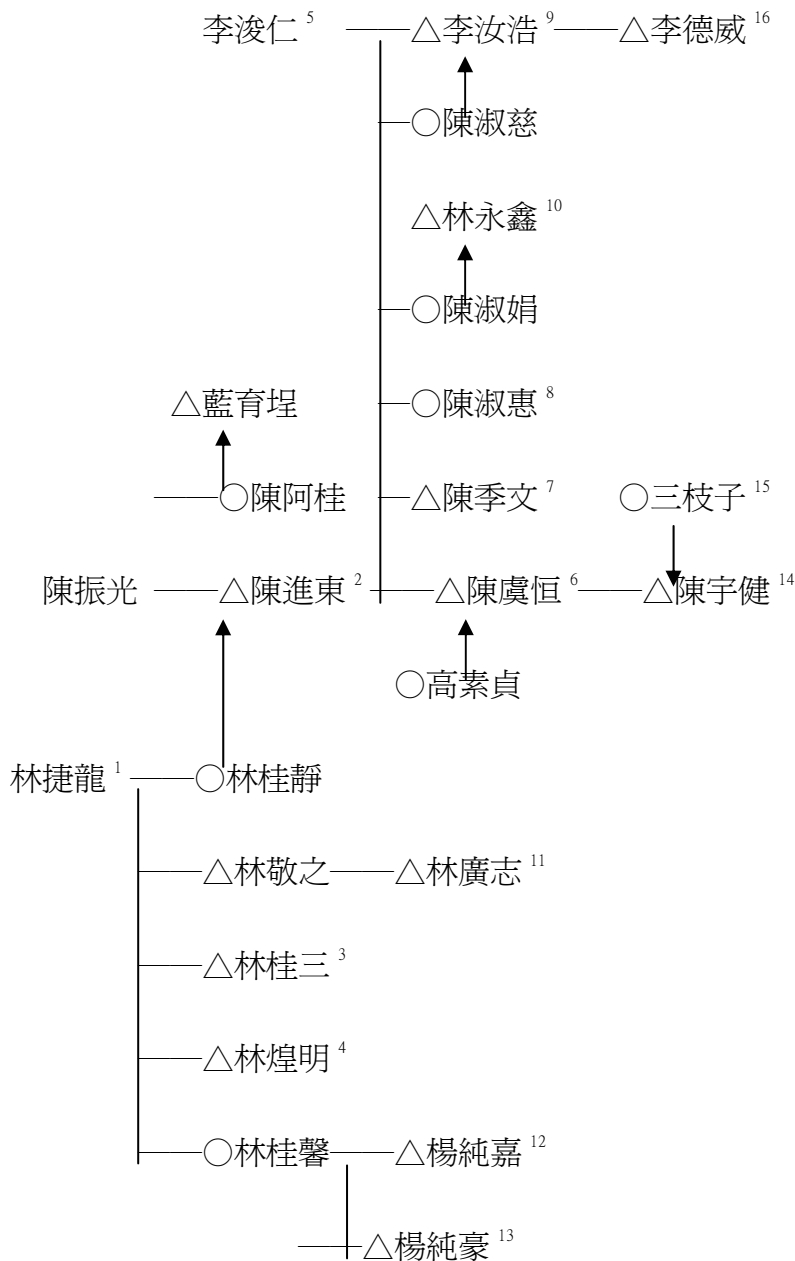
陳進東除了提倡修身，重視微笑外，還認真的閱讀醫書，研究藥材。皇天不負苦心人，在其晚年發現靈芝，調製靈芝水，就是看重靈芝具有新陳代謝，預防醫療的效果。他曾表示，雖然不敢確定靈芝到底有多少治癌的功效，因為它的成分至今還未精準地化驗出來，可是根據日本許多醫療學家的研究，靈芝含有一種稀有元素，含氧量極高，比高麗參還高出幾倍，對人體的新陳代謝十分有益。而根據中醫的說法，一個人的新陳代謝良好、氣血通暢、身體調和，自然百病不生，身心健康，而有防患未然的作用(註 149)。

## 五、醫師婚姻圈

傳統社會的婚姻重視門當戶對，因階級相近，身分類似，彼此相互通婚；反之，不同階級間少有嫁娶情形，即所謂的階級內婚制。隨著時代的演進，這種現象逐漸由階級性轉化為職業性，而為職業的內婚制，其中最顯著的就是醫生，因而形成醫生婚姻圈。其所以如此，乃因醫生的收入豐裕，地位崇高，且又屬自由業，較少受到干涉，以致造就了醫生在婚姻上的優厚條件，不少人希望將自己女兒嫁給醫生。在「門當戶對」的要求下，「新科舉」出身的醫生能光耀門楣，即使原本家境較為清寒或小康者，亦經由「媒妁之言」，得與身分較高者通婚。同時，台灣醫生不僅培養自己的子女讀醫以承其衣鉢，

而且還和其他醫生家庭聯姻，多少帶有階層、社群或職業「內婚」的色彩，從而對其社會地位的維持，發揮積極的作用。這種醫生世家的形成，就是台灣社會史上最具特色的變遷（註 150）。

日治以來，在此氛圍下，宜蘭地區的醫生婚姻圈相當普遍，陳進東家族就是典型的案例，茲列表如下：



茲將上表所列的醫生，簡介如下（註 151）：

1. 林捷龍：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專攻婦產科，初服務於台北馬偕醫院，後到羅東就

職公醫，旋創建大同醫院。

2. 陳進東：日本長崎醫科大學畢業，先學眼科，後研習婦產科，於羅東開設大同醫院。

3. 林桂三：林捷龍三子，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院畢業，專長內科，早年在日本神戶開業，晚年回羅東開業。

4. 林煌明：林捷龍五子，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院畢業，在日本大阪開業。

5. 李浚仁：陳進東親家，日本長崎醫科大學畢業，先在頭城開業，繼則搬來宜蘭市懸壺濟世垂 30 載。

6. 陳虞恒：陳進東長子，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系畢業，日本長崎醫科大學醫學博士，專攻骨科，於長崎開設中山整形外科醫院；夫人高素貞，為羅東高婦產科醫院院長長女。

7. 陳季文：陳進東三子，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牙醫系，先進日本長崎大學齒部矯正科、後得鹿兒島大學醫學博士，專攻齒顎矯正科，於台北市開設萬仲齒顎矯正診所。

8. 陳淑惠：陳進東長女，日本昭和大學藥學部畢業。

9. 李汝浩：陳進東三女婿，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日本長崎大學醫學部，專攻麻醉科，曾任高雄長庚醫院副院長兼麻醉科主任，現已退休，惟仍繼續行醫。

10. 林永鑫：陳進東七女婿，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專業內兒皮膚科，於羅東開設林內兒科診所。

11. 林廣志：林捷龍之孫，畢業於日本北海道大學醫學部，在北海道開設婦科醫院。

12. 楊純嘉：林捷龍外孫，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日本名古屋大學醫學院，專攻耳鼻喉科，在名古屋開業。

13. 楊純豪：林捷龍外孫，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專攻直腸外科，現為台北榮民總醫院主治醫師。

14. 陳宇健：陳進東長孫，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專攻骨科，今在九州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15. 三枝子 (Mieko)：陳進東長孫媳，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專攻內科，任職九州大學。

16. 李德威：陳進東外孫，美國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如今是史丹佛大學醫學院心臟內科專科醫師。

從以上婚姻網絡和簡單說明，可做如下解讀與說明。

### （一）只限陳林兩家

此婚姻網絡以陳進東與岳父林捷龍之子女及其配偶中學醫者為限，因兩家往來密切，關係甚佳，其他親屬則不列入，否則為數更多，醫生婚姻圈更大。如陳進東大妹陳阿桂嫁給藍育埕，藍家也有多位醫生，自成一個醫生家族。陳進東姪女陳紅棗與羅文堂結婚，博愛醫院即為羅氏兄弟創建。基本上，陳進東與藍家，關係尚可，跟羅家則少有互動，當有其政治與家族的理由。

先說藍家，陳阿桂是陳振光所收養女，原本要給陳進東當童養媳，後因陳進東娶了林桂靜，於是陳振光四處打聽，將陳阿桂許配藍育埕，並讓他掌管陳家的收租事宜與部分產業。照理說兩家應十分親近，但因藍育埕的叔父藍文炳與陳進東分屬不同政黨，藍文炳於民國 40 年高票壓倒國民黨候選人，當上第一屆羅東鎮長，成為青年黨宜蘭縣黨部主委，後參加縣長選舉，敗給國民黨籍甘阿炎，以致兩人並無太多合作的機會（註 152）。有此政治恩怨，儘管陳進東跟藍育埕、藍蔭鼎雖有交情，然亦僅於個人，並未擴及整個家族的關係交往。

次言羅家，陳振光與羅許阿隆為幼時玩伴，兩家通好，後來羅許阿隆之子羅文堂與同時留日的陳進東姪女陳紅棗相戀，並且生下一子即羅國雄，羅雖與其結婚，但一年多後即離婚。陳進東以羅的作為有損陳家顏面，對此頗不諒解，遂種下陳與羅許兄弟的恩怨。加上羅文堂、許文政兄弟與陳進東、陳進富兄弟在政治上關係不睦，致使兩家人少有聯繫（註 153）。所以羅許家的博愛醫院和陳進東的醫生世家搭不上關係。

陳進東從小在祖母的督促下，勤奮用功，後赴日留學，畢業於長崎醫科大學，求學過程雖很辛苦，但十分順利。其夫人林桂靜就讀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這是女生夢寐以求的學校。由於夫婦二人均名校出身，享有社會地位，因而對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視，但不會強迫子女唸醫科。尤其是林桂靜生活在醫生環境中，父親與丈夫都開業行醫，弟弟

亦留日學醫，本身又來自「醫生娘學校」（第三高女），然而並不告誡子女非醫科不讀，思想開通。因此，其子女所唸的科系有核子工程、土地資源、文化、音樂、美容、外文、會統等，可見尊重子女的就讀意願。儘管如此，仍有三位所學跟醫科有關，須加敘述。

其一，陳淑惠：日本昭和大學藥學部畢業。據陳淑娟說，陳進東認為丈夫還是比太太重要，所以女孩子最後還是要持家，藥學系畢業可以在家工作，不必像醫生必須面對病人很忙，因此，大女兒從小就送到日本唸書，後來選讀藥學（註 154）。這是陳進東安排子女學醫個案。

其二，陳虞恆：民國 53 年考上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系，畢業、退役後，赴日本長崎大學轉讀醫學系，專攻整形外科（骨科），取得長崎大學醫學博士，現於長崎縣時津市開設中山整型醫院。陳虞恆娶高素貞為妻，育有一子陳宇健畢業於日本九州大學醫學部，亦取得九州大學醫學博士學位，與父親同樣專攻骨科；兒媳同為得九州大學醫學博士，專攻內科（註 155）。

其三，陳季文：民國 59 年進入私立中山醫學院牙醫學系，畢業、退役後，因國內齒顎矯正師資及環境尚未開始，因此透過大哥的協助進入長崎大學齒學部矯正科，成為長崎大學齒學部第一位外國研究生；73 年回台，在台北市開設萬仲齒顎矯正診所，並取得鹿兒島大學齒學博士；妻為吳櫻美（註 156）。

陳氏兄弟二人，功課甚佳，都是自己用功，並非父母鞭策，因陳進東醫、政兩忙，夫婦又須應酬，無暇顧及。何況他們也不強迫兒子念醫科，充其量只是鼓勵而已。至於兄弟仍舊學醫，可能是順著聯考趨勢與興趣轉向所致，而父親的成就和環境的薰陶，或許也起了潛在作用。

## （二）不刻意聯婚

有些醫生家庭為傳承與擴大醫生人數，除強制子女攻讀醫學院外，還刻意與醫生聯姻，將女兒嫁給醫生家庭的醫生，退而求其次是醫生，再不然醫生家庭的其他成員亦可。同樣情形，兒子結婚對象亦復如此，於焉構成醫生婚姻網絡，另類的近親繁殖，而為各界所羨慕。

就上列醫生婚姻表而言，以陳進東為核心的婚姻網絡已然形成。令人訝異的是，陳進東從未干涉子女們的婚姻配對，反而任其自然發展。他本人的婚姻就是戀愛的成果。這段甜蜜往事，陳季文有生動的描述：

爸爸在日本留學時，有一次從日本回羅東，當時的羅東小學設有游泳池，爸爸和五叔陳逸松先生一起到羅東小學散步，並在游泳池看到穿著泳衣的媽媽。我聽說爸爸穿著大學的制服，媽媽看到爸爸這種與眾不同的制服，主動和爸爸打招呼，我爸爸說從日本讀書回來，這是第一次見面，以媽媽第三高女畢業的眼光，一看就知道爸爸當時的「行情」啦！這種姻緣也是難得。（註 157）

既然陳進東和林桂靜是如此自然相戀而結婚，且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因而對子女的婚事，都採放任的態度，讓他們各自尋找終身伴侶。據陳季文的說法，陳進東和李浚仁都是日本長崎醫科畢業，後分別在羅東與宜蘭開業行醫，兩人交情深厚，其子女陳淑慈和李汝浩的結親，並非父母的決定，而是他們自行戀愛。此一婚事，雙方家長當然甚表滿意。陳虞恆妻子高素貞雖是羅東名醫之女，但兩人的婚姻也是經由戀愛，並非家長的授意。至於陳淑娟與林永鑫共結連理，乃陳家護士劉淑靜介紹作媒，陳進東大概只是樂觀其成。

### （三）散居各地

許多父母功成名就或事業發達後，希望子女媳婿都在身邊，特別是相近的行業，一方面共同努力奮鬥，其次可相互支援照顧，再方面享受天倫和樂。但有的父母卻不做此想，讓子女自行發展，另創事業，因而不要求他們返鄉服務。陳進東即屬後者，因而長子陳虞恆留居日本開業；三子陳季文則在台北發展；長女陳淑惠嫁到台北；三婿李汝浩長住美國，後到高雄長庚醫院任副院長；只有七婿林永鑫在羅東開設診所。至於夫人林桂靜的親屬林煌明、林廣志和楊純嘉，也都在日本開業，楊純豪為台北榮總醫師，僅林桂三晚年才從日本回到羅東開業。照此看來，這些醫生成員的確散居海內外各地，而且各自開業行醫，互不相屬。

為印證陳進東不鼓勵子女返鄉行醫，茲舉陳虞恆為例，他在日本長崎行醫多年，積

累技術與經驗後，有意回國效勞，特寫信請父親代為設法安排：

關於我回國的事情，上次與媽電話中談起，假如台北醫學院或長庚醫院要聘請我的話，我會樂意的，我也希望每星期能回羅東一、二天，在聖母醫院或家裡看病人。上次到聖母醫院看他們治療整形外科病人的情況，實在太落伍了，老人的大腿骨骨折，他們讓病人入院二、三個月，也沒有理學治療。在我們這裡 15 天就可以讓病人回復到自己走路回家。家鄉的病人不能接受到現代的醫療，實在很可憐的。上次，與台大的整形外科醫師談起台灣的醫生水準，我覺得我的能力在台灣也應該可以十分通用的，是不是可以請爸媽有機會與王永慶先生提起，我現在想回去的事。4 年前與汝浩姊夫在王先生家時，他問我是否要回到他的醫院服務的事情，當時，我回答他，我還沒有十分的自信，現在，我有自信與有能力，是否他還想聘請我？（註 158）

以陳虞恆醫學博士的優越條件，加上李汝浩的關係，陳進東只要向王永慶打聲招呼，陳虞恆到長庚醫院任職應無問題。民國 77 年，陳進東過逝，王永慶及其夫人特別到羅東參加告別式，陳、王二人的情誼，可見一斑。但陳進東最後可能沒有跟王永慶提起，這種不願求人的品格，確實清高，陳進東之能譽滿蘭陽，蓋良有以也。

#### （四）無意綜合醫院

六〇年代以後，台灣開始興建中型綜合醫院，只要陳進東夫婦積極奔走，遊說大眾，共創願景，興建一家綜合醫院，似乎並不困難。其所需的外在條件，陳進東都已具備。

1. 醫生：從上表看來，這個婚姻圈共得 167 位醫生，扣除年齡差距過大外，至少還有十來位左右，而且學驗俱佳。

2. 資金：陳家是羅東望族，土地很多，資產豐厚，三七五減租以後，握持股票，醫院的建築費用，應該不是問題。

3. 土地：大同醫院位於鬧區，位置甚佳，重新改建，土地面積勉強夠用，如有需要，可就近增購，或者在市區外另行買地，當時地價還很便宜。

4. 設備：戰後初期，大同醫院已有 20 個張病床，各項醫療設備與器材已見雛型，



如稍加添置即見規模，待營運穩定再逐項擴充。

5.經營：家族醫院是家族成員構成的，對內因親屬關係內聚力強，向心力夠；對外因整體形象，深具號召力與信賴感。如能妥善經營，病患如潮當為意料中事。

6.實力：從日治以來，陳進東與岳父懸壺多年，患者感念在心，已是口碑載道。後來陳進東從政，副議長、議長、縣長一路仕途風順，政通人和，上級也甚表肯定，如在議長或縣長任內，順勢創辦綜合醫院，不僅水到渠成，亦屬造福民眾，善事一樁。

雖然陳進東掌握足夠的資源，可以擴大建制，子女也表示他曾有這個念頭，但終未付諸實行，依舊安步當車，堅守既有格局，試探討其原因如次：

其一，業務繁忙：陳進東當醫生後，患者接踵而至，光是看診就已忙碌異常。民國 47 年選上議員，直到 62 年縣長解任為止，前後從政 16 年，公務繁重，勞累奔走，在醫、政兩忙的情況下，無暇顧及其他，像綜合醫院這麼複雜的建設，就束之高閣。卸下縣長後，已是 67 歲，確實輕鬆許多，人生至此，夫復何求，連層峯屬意調升高官，他都請辭不就，怎會再為此事操勞拖累。

其二，經商不順：陳進東醫、政兩棲，也曾參加多項投資。民國 35 年 10 月設立羅東紙業工廠，擔任董事長，陳進富為總經理，生產單光紙與色紙。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陳家土地都換成股票與債券，陳進東由是當選台灣紙業公司董事。民國 45 年，陳家集資成立大同磨礦場，在宜蘭東澳粉鳥林開設滑石礦區，在蘇澳白米甕設立磁土礦區，在冬山群英村建置工廠，主要生產滑石粉、炭酸粉、酸性白土、高嶺土、牙膏等。民國 46 年 9 月，陳進東辭卸台紙公司董事後，與他人於羅東和五結合資成立遠東造紙公司，主要經營紙漿及紙類的生產及運銷、紙類加工之製造、紙類重要原料之產銷、造紙技術研究改良等。這些公司或股票後來都績效不彰，賠本虧空，只好轉讓或結束營業。由此可知，陳進東雖有心把土地資本轉變為工業資本，然而卻不善從事生產事業，終至放棄資本家這條路，而專心於醫生本業與政壇發展（註 159）。由於這個緣故，陳進東對綜合醫院就慎重許多，不敢貿然進行，時間蹉跎，就更難有作為。

其三，病患來源：蘭陽平原環山面海，形勢阻隔，交通不便，自成區域，兼以產業落後，人口不多，因此，病患就是固定常數，此乃綜合醫院要面對的嚴肅課題。戰後初

期，省立宜蘭醫院是宜蘭地區最重要的醫院，通稱「大病院」，不少台大醫學院畢業的醫師前來任職，各科醫療人才與設備頗為齊全，患者甚眾，業績良好，民國 50 年代以降，這種現象雖逐漸轉弱，但仍為溪北地區的首要醫院。至於溪南則有兩大醫院，即聖母醫院和博愛醫院，前者是天主教靈醫會於民國 41 年設立，隨著病患增加的需要，不久就闢建外科大樓，備有病房一百多床；民國 50 年擴建內科大樓；民國 78 年，再完成 11 層的門診大樓，面積達萬餘坪。此外，又於冬山設有療養院；至民國 62 年，已建設三層病房。至於博愛醫院是於民國 44 年，許文政從診所擴充，初建時規模不大，其後主事者為提升醫療水準，加強競爭，與外界建立建教合作關係，由京都大學派講師來台指導，並引進最新醫療設施。民國 70 年，擴建為 17 層現代化的門診大樓（註 160）。這三大醫院，或政府設置，已具水準，或企圖心強，積極擴建，同樣都是爭取病患。陳進東如改建大型醫院，勢必引發排擠效應，惡性競爭，這是心存善念的陳進東所做不來的事。何況聖母醫院向來跟陳家互動很好，而博愛醫院則與陳家分屬不同政治派系，為避免關係緊張與對立，陳進東最後抉擇偃鼓作罷。

其四，個性使然：放眼蘭陽，當初最有條件創辦綜合醫院者，非陳進東莫屬，但他仍然原地踏步，沒有行動，一言以蔽之，就是個性使然。他心態上傾向老莊思想，好讀淵明集，養成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人生哲學。舉三首詩為例：

久遠名場利不求，身如野鶴自悠悠；

原知權勢終成累，庶莫安閒好靜修。

川流不息豈無因，本固應知愧染塵；

則例順天心自靜，夫何事物擾精神。

破曉禽聲到枕邊，不知紅日照窗前；

如醒如夢休笑我，拋卻塵心順自然。（註 161）

既然生性如此，一動不如一靜，若果真要興建綜合醫院，陳進東必須先勸服家族醫生成員放棄其在原居地的工作，回到國內，共創新業，實在是違己太甚，不如歸去算了。再者，未來營運，前景如何，無法預料，凡此問題多多，困難重重，只要認真奮鬥，當

能克服，邁向成功，然而又何必庸人自擾。因此，陳進東無意擴建醫院，就是個性使然。

## 六、結語

古有明訓：「善爲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此話內涵豐富，憂國憂民，實有深義在焉。

其一，上醫醫國：論者曰：「醫爲儒者之一事，爲儒者不可不兼夫醫也。」蓋醫之未明，由儒而後始明；術之未精，由儒而後始精；道之未行，由儒而後始行之。儒者既多習醫，成爲醫士，殆皆有著述（註 162）。既然醫儒同源，儒者亦皆習醫，但歷代儒生以「治國平天下」爲念，志在「爲天地立心，爲生命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以致積極參加科舉，投向仕途，藉以施展抱負，治理朝務，重視民瘼。因醫病僅及個人，受惠者有限；從政則面對全民，德被衆生。就此而論，文人的理想是進取官宦，勇於任事。陳進東雖生性淡泊明志，但仍關心社會，深入民間，掛念蒼生，加上文人的理想、情懷與其他因素，毅然走上政途，爲民服務，從議員、副議長、議長做到縣長，資歷完整，其施政的品德操守、格局視野與治績建設，至今猶爲人稱頌，功在宜蘭，令人永懷去思。

其二，中醫醫人：醫生服務的對象是病患，既是病患，當然痛苦煎熬，值得照顧憐憫，因此，醫生要發揮人道關懷，重視醫德。張仲景曰：「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註 163）陳進東 50 年的行醫生涯，對此佳言，處處以醫人爲念。一方面診治親朋好友及各方患者，並以此自我養生；再方面則研讀醫書，尊重病人，認真看診，崇實務本，從不宣傳，甚至連醫院招牌都不掛，且不尚名利，貧困患者還可以免費。醫生若此，可謂楷模。

其三，下醫醫病：此純就醫療而言，醫生技術的高明與否即見真章，疾病的改善情形也可分曉。雖言治病，卻有等級分別，孫思邈曰：「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診脈。」又曰：「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

淆，即病者難以救矣。」(註 164)誠哉斯言，既已發病，則治療費事，甚至有喪命之虞。因此，治療要義就是掌握先機，提早發現病兆，使病無從而生。西醫訓練出身的陳進東深悟箇中道理，看診時，融會中西醫學，查驗病情，對症下藥，而被譽為「神醫」。更可貴的是強調養生之道，重視預防醫療，如此則可常保健康，免受疾病之苦。

良醫良相，其途雖殊，然本質無異。良相者，興政治民；良醫者，救人濟世。要之，均歸向社稷民生，服務人民，志業等同、功能相近。能有其一者，已屬不易，陳進東卻兼備具得，實至名歸，放眼宜蘭，當無出其右者，行醫若此，可以無憾矣。

## 註釋

註 1：蕭獻三，〈蕭獻三先生贈詩〉，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75，宜蘭：羅東，作者自印。

註 2：陳長城，〈前宜蘭縣縣長陳進東先生事略〉，《德星堂陳氏大宗祠奉祀壹百參拾重建八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235 - 236，台北：財團法人陳德星堂。

註 3：吳君瑩、林忠勝，《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15 - 17，台北：前衛，1994。

註 4：張文義，〈陳長城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14，宜蘭：陳宅，2005 年 10 月 29 日。

註 5：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94 - 195。

註 6：〈羅東國民小學校友會委員兼創校九十週年校慶籌備委員顧問芳名錄〉，徐萬得編，《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校慶專輯》，頁 19，宜蘭：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民小學九十週年校慶籌備會，1988。

註 7：張文義，〈陳長城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2。

註 8：同上註，頁 14。

註 9：同上註，頁 2 - 3。

註 10：陳長城，〈前宜蘭縣縣長陳進東先生事略〉，頁 236。

註 11：張文義，〈陳長城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16。

註 12：吳君瑩、林忠勝，《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23 - 25。

- 註 13：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上冊），頁 36，台北：三民，1968。
- 註 14：同上註，頁 41。
- 註 15：從師範附小到京都三高的相關內容，見吳君瑩、林忠勝，《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33 - 81。
- 註 16：三高同窗會，〈三高創立百十五年紀念全國大會〉，日本：京都，1983。
- 註 17：陳虞恆口述訪談，2006 年 4 月。
- 註 18：白長川，〈陳進東老縣長大事年表〉，《蘭陽雜誌》第 79 期，頁 30 - 31，台北：台北市宜蘭縣同鄉會，2002 年 5 月。
- 註 19：〈長崎醫科大學沿革史略〉。
- 註 20：陳季文提供的文字說明，2006 年 5 月。
- 註 21：張文義，〈陳季文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8，2005 年 11 月 25 日。
- 註 22：張文義，〈陳長城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10。
- 註 23：陳季文提供的文字說明。
- 註 24：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57。
- 註 25：同上註，頁 173 - 174。
- 註 26：張文義，〈陳長城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12 - 15。
- 註 27：陳長城，〈前宜蘭縣縣長陳進東先生事略〉，頁 236 - 237。
- 註 28：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6。
- 註 29：同上註，頁 14。
- 註 30：同上註，頁 82。
- 註 31：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96。
- 註 32：同上註，頁 191。
- 註 33：張文義，〈陳淑華、陳淑娟、劉淑靜女士訪談錄初稿〉，頁 8 - 9，2006 年 1 月 13 日。
- 註 34：張文義，〈陳長城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12 - 15。
- 註 35：吳君瑩、林忠勝，《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227 - 228。

- 註 36：張文義，〈陳淑華、陳淑娟、劉淑靜女士訪談錄初稿〉，頁 2。
- 註 37：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28、30 - 32。
- 註 38：同上註，頁 30。
- 註 39：同上註，頁 25。
- 註 40：陳進東，〈自傳〉，頁 2，1965，未刊稿。
- 註 41：游榮華主修，《羅東鎮志》，頁 802 - 803，宜蘭：羅東鎮公所，2002。
- 註 42：陳季文提供資料。
- 註 43：白長川，〈陳進東老縣長大事年表〉，頁 32。
- 註 44：陳季文提供資料。
- 註 45：范燕秋，《宜蘭縣醫療衛生史》，頁 288 - 291，宜蘭：宜蘭縣政府，2004。
- 註 46：張文義，〈陳淑華、陳淑娟、劉淑靜女士訪談錄初稿〉，頁 9 - 10。
- 註 47：張文義，〈陳長城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19 - 20。
- 註 48：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22、31。
- 註 49：憶梅，〈陳進東感慨話滄桑〉，《社會論壇》第一卷第十期，頁 9，1965 年 10 月 11 日。
- 註 50：姚漢秋，〈詩人縣長陳進東先生〉，《蘭陽雜誌》第 50 期，頁 62，1988 年 5 月。
- 註 51：〈新聞拾萃〉，《正道》創刊號，頁 14，1967 年 9 月。
- 註 52：張文義，〈陳淑華、陳淑娟、劉淑靜女士訪談錄初稿〉，頁 6。
- 註 53：同上註，頁 10。
- 註 54：高招財致陳進東信函。
- 註 55：陳月娥口述，宜蘭縣史館，2006 年 5 月 19 日。
- 註 56：姚漢秋，〈詩人縣長陳進東先生〉，頁 63。
- 註 57：張文義，〈陳淑華、陳淑娟、劉淑靜女士訪談錄初稿〉，頁 3。
- 註 58：吳平城、胡慧玲，《草地醫生》，頁 83，台北：玉山社，1997。
- 註 59：陳長城，〈前宜蘭縣縣長陳進東先生事略〉，頁 236。
- 註 60：謝永光編著，《抗癌中草藥》，頁 132，香港：星華圖書，1997。

- 註 61：木易，〈靈芝〉，《光華雜誌》第 5 卷第 3 期，頁 13，1980 年 3 月。
- 註 62：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34。
- 註 63：陳長城，〈前宜蘭縣縣長陳進東先生事略〉，頁 238。
- 註 64：陳進東、陳雪芬、徐型堅，〈有關中藥——靈芝〉，《台灣科學》第 34 卷第 3、4 期，頁 56，1980 年 11 月。
- 註 65：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32。
- 註 66：木易，〈靈芝〉，頁 13。
- 註 67：藍懷生，〈「靈芝」發現在宜蘭〉，《蘭陽雜誌》第 23 期，頁 78-79，1980 年 9 月。
- 註 68：陳季文，〈悲智雙運，術德兼修：一代儒醫——陳進東先生傳略〉，詹游昭常編，《宜蘭縣醫師公會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20，宜蘭：宜蘭縣醫師公會，2001。
- 註 69：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92。
- 註 70：吳世民，〈常體天地好生德，永存勝人濟世方——代序〉，詹游昭常編，《宜蘭縣醫師公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5。
- 註 71：翁受忠，〈創會艱難，感念諸先輩〉，同上註，頁 28。
- 註 72：宜蘭縣政府民政局文獻課編，《宜蘭縣志·卷三政事治·衛生篇》，頁 30，1976，宜蘭：宜蘭縣政府。
- 註 73：〈本會會員歷年榮獲表揚芳名錄〉，詹游昭常編，《宜蘭縣醫師公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44-45。
- 註 74：同上註，頁 42。
- 註 75：宜蘭縣政府民政局文獻課編，《宜蘭縣志·卷三政事治·衛生篇》，頁 9。
- 註 76：宜蘭縣政府編，《宜蘭縣志·衛生篇續篇》，頁 4，1976，宜蘭：編者。
- 註 77：陳君愷，《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頁 32-33，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 註 78：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頁 54-55，1989 年二刷，台北：前衛。
- 註 79：本段內容根據陳虞恆口述訪談，2006 年 4 月；以及，錢橙山醫師電話訪談，2006

年。

註 80：吳君瑩、林忠勝，《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50。

註 81：孔健中，《家族發展與地方派系的形成——以宜蘭陳家為例》，頁 64，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1997。

註 82：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56 - 57。

註 83：同上註，頁 68、155、185。

註 84：陳進東，〈自傳〉，頁 3。

註 85：親友一同謹述，〈陳老縣長進東先生事略〉，1988 年 5 月。

註 86：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53、166、180 - 181。

註 87：同上註，頁 191。

註 88：李杲，〈珍珠囊指掌〉，《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二》，頁 5492，台北：鼎文，1985。

註 89：徐春甫，〈古今醫統〉，《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三》，頁 5503。

註 90：李杲，〈珍珠囊指掌〉，《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二》，頁 5492。

註 91：徐大椿，〈醫學源流論·方劑古今論〉，《中國醫學大成》第 45 冊，頁 32，台北：牛頓，1990。

註 92：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序〉，《備急千金要方》，頁 6，台北：自由，1976。

註 93：孫思邈，〈養性〉，《備急千金要方》，頁 478。

註 94：郭鍾岳，〈傅青主男女科序〉，方聞編著，《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頁 144，台北：中華書局，1970。

註 95：姚漢秋，〈詩人縣長陳進東先生〉，頁 62 - 63。

註 96：陳君愷，《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頁 73 - 75。

註 97：楊泉，〈物理論·論醫〉，《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一》，頁 5487。

註 98：〈醫道神明〉，《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二》，頁 5899。

註 99：〈醫工論〉，《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三》，頁 5507。

註 100：無名氏，〈原機啓微序〉，《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三》，頁 5499。



- 註 101：戴叔明，〈醫儒同道〉，《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三》，5501。
- 註 102：徐春甫，〈古今醫統〉，《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三》，頁 5503。
- 註 103：方聞編著，《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頁 141。
- 註 104：陳長城，〈前宜蘭縣縣長陳進東先生事略〉，頁 237。
- 註 105：國史館，〈葉桂〉，《清史稿校註·列傳》第 15 冊，頁 11535，台北：編者，1991。
- 註 106：孫思邈，〈序例〉，《備急千金要方》，頁 1。
- 註 107：徐春甫，〈古今醫統〉，《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三》，頁 5504。
- 註 108：張仲景，〈傷寒論·自序〉，《仲景全書》，頁 10，台北：集文書局，1983。
- 註 109：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序〉，《備急千金要方》，頁 6。
- 註 110：李梴，〈醫學入門〉，《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三》，頁 5505。
- 註 111：孫思邈，〈序例〉，《備急千金要方》，頁 1。
- 註 112：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70、77。
- 註 113：張文義，〈陳長城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18。
- 註 114：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37。
- 註 115：龔廷賢，〈萬病回春〉，《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三》，頁 5506。
- 註 116：方聞編著，《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頁 150。
- 註 117：孫思邈，〈序例〉，《備急千金要方》，頁 1。
- 註 118：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54、63、189。
- 註 119：張文義，〈陳季文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9。
- 註 120：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00、199。
- 註 121：張文義，〈陳長城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17。
- 註 122：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81 - 182。
- 註 123：張文義，〈陳淑華、陳淑娟、劉淑靜女士訪談錄初稿〉，頁 1 - 2。
- 註 124：孫思邈，〈養性〉，《備急千金要方》，頁 476 - 477。
- 註 125：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34、199、182。
- 註 126：同上註，頁 155。

- 註 127：同上註，頁 137。
- 註 128：楊一峰，〈也談我的保健方法〉，《養生叢談》，頁 178 - 182，台北：作者自印，1970。
- 註 129：楊一峰，〈悲逝者述養生〉，《養生叢談》，頁 171。
- 註 130：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72、71。
- 註 131：同上註，頁 139。
- 註 132：張文義，〈陳淑華、陳淑娟、劉淑靜女士訪談錄初稿〉，頁 5。
- 註 133：同上註，頁 14。
- 註 134：林榮波，〈敬讀《南湖吟草》後記〉，《南湖吟草後記》，頁 1，宜蘭：作者自印，1996。
- 註 135：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37、143。
- 註 136：〈皇帝素問〉，《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一》，頁 5483。
- 註 137：徐春甫，〈古今醫統〉，《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三》，頁 5502。
- 註 138：朱震亨，〈心法〉，《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總論二》，頁 5493。
- 註 139：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40。
- 註 140：同上註，頁 61。
- 註 141：同上註，頁 56 - 57。
- 註 142：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66。
- 註 143：同上註，頁 198。
- 註 144：同上註，頁 184。
- 註 145：楊一峰，〈談三句多兩好〉，《養生叢談》，頁 20 - 21。
- 註 146：張文義，〈陳淑華、陳淑娟、劉淑靜女士訪談錄初稿〉，頁 10 - 11。
- 註 147：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95、96、99。
- 註 148：林榮波，〈敬讀《南湖吟草》後記〉，頁 1。
- 註 149：木易，〈靈芝〉，頁 12。
- 註 150：陳君愷，《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頁 69 - 70。

- 註 151：以下所述，參考陳季文提供的資料及其他相關文獻。
- 註 152：孔健中，《家族發展與地方派系的形成——以宜蘭陳家為例》，頁 107 - 108。
- 註 153：同上註，頁 26。
- 註 154：張文義，〈陳淑華、陳淑娟、劉淑靜女士訪談錄初稿〉，頁 5。
- 註 155：陳季文提供資料。
- 註 156：同上註。
- 註 157：張文義，〈陳季文先生訪談錄初稿〉，頁 5。
- 註 158：陳虞恆致陳進東信函。
- 註 159：孔健中，《家族發展與地方派系的形成——以宜蘭陳家為例》，頁 74 - 78。
- 註 160：范燕秋，《宜蘭縣醫療衛生史》，頁 286 - 291。
- 註 161：陳進東，《南湖吟草》，頁 140、141、84。
- 註 162：劉伯驥，《中國醫學史》上冊，頁 56，台北：華岡，1974。
- 註 163：劉伯驥，〈傷寒卒病論集序〉，《仲景全書》，頁 9。
- 註 164：孫思邈，〈序例〉，《備急千金要方》，頁 3。